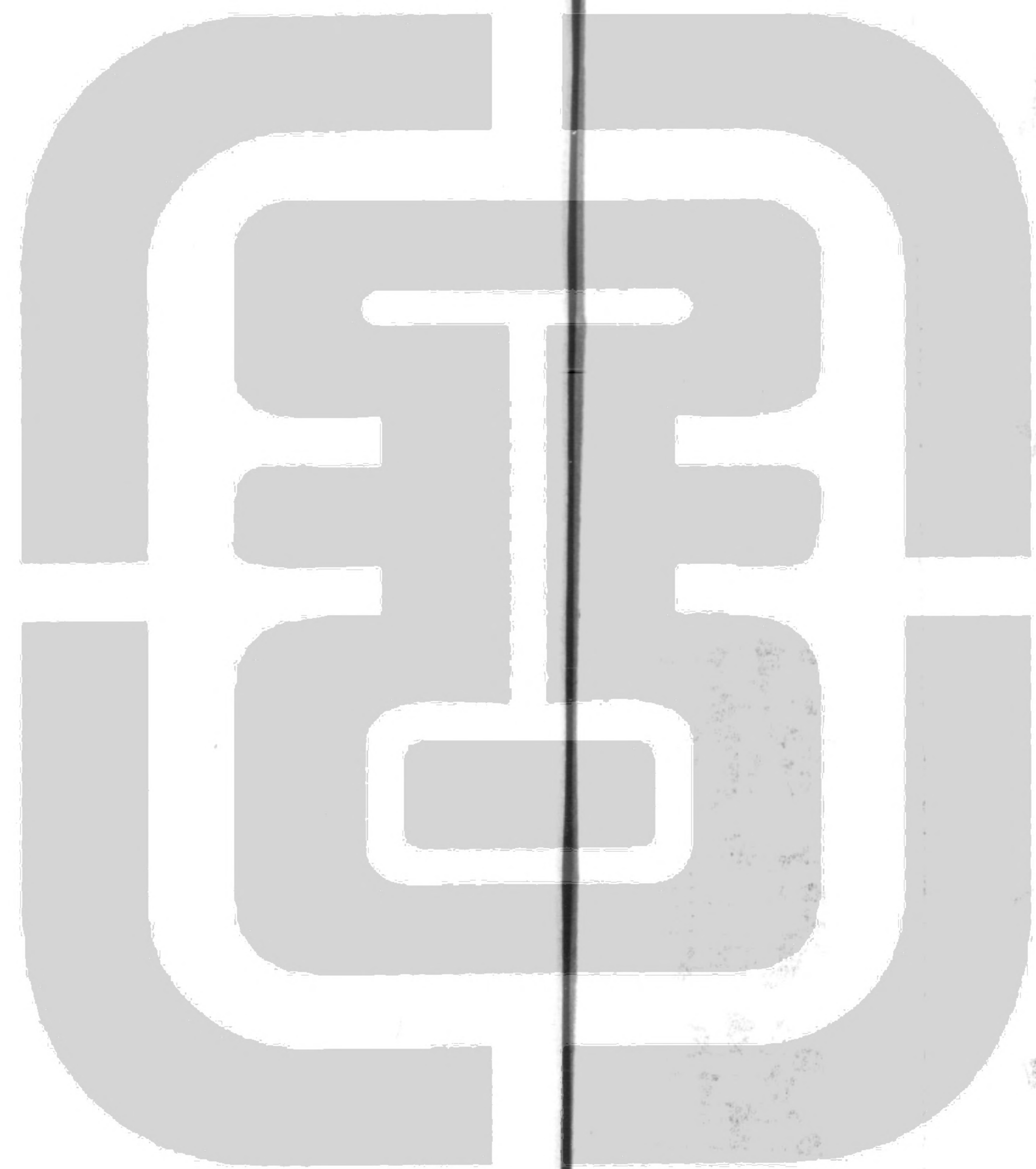


110611



蘇
平
齋
士
集

藏板

皇清例授文林郎 賜進士出身福建將樂縣知縣惺齋

王先生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提督山東學政大興翁方綱撰

先生諱元啓字宋賢號惺齋先世自杭遷嘉興曾祖國泰
祖承榮父昌業世有隱德先生幼卽有志聖賢之學不爲
時俗文字舉乾隆甲子浙江鄉試辛未成進士署福建將
樂縣知縣三月而罷然其釐訟獄禁賭博設十家牌平鹽
價立排糶之法禁質庫重利濬溝渠修枵梁道路諸實政
悉殫心力爲之邑人以為抵他令數十年之功旣以誣被

吏議復至其邑民扶老攜幼饋芻米効汲爨及鄰境之民皆歡迎如慈母先生雖於經濟未竟其志而教人之用尤著前後歷掌講席於延平道南書院者再又於仙游之金石邵武之樵川順昌之華陽蓋在福建最久也河南則衛輝之崇本山東則濟南之濼源蒿庵曹州之重華於其鄉則鎮海之鯤池三十年間十主書院之任所成就之士以學行文藝科目著顯者數千百人先生爲學以宋五子爲宗說經尤精於易而爲文一本韓子撰讀韓記疑十卷周易四書講義史記漢書韓非子孫可之歐曾王文集及錢文子補漢兵志諸書校正評註凡若干卷惺齋論文勾股九章論祇平居士文集恭壽堂家訓若干卷凡嗜學多文之士知考訂者輒多厭薄宋儒以自喜今日學者之通患也先生博極羣書勤考證工文詞而篤守程朱之旨終身勿貳誨人勿懈若先生者可謂真儒矣旣病革猶補註周易下經及校勘韓集易至旣濟止韓集則易簣前一日猶命子尙繩改定順宗實錄記疑條中二字蓋其貫天人古今之精力畢世以之先生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一日年七十有三娶沈氏例封孺人子男三天石早卒尙珏附監生四庫全書臚錄廣西西林縣知縣尙繩增廣生女一適貴州銅仁縣知縣沈心醇孫男二克生國子生克新孫女一適甲寅舉人蔣殿曾孫男五曾孫女五銘曰

十二律正變全半總圖說

二二圖說

二二圖總說

納音指掌圖說

三江說書史記夏本紀後

鵠聖書齋說

靜存書屋說

息廬說

治齋說

揭德求字說

廖氏三子字說

熊崑伯字說

廖迪檢字說

養生說示邱生琬德

卷三辨

諸侯無大祿辨

庶人祭考辨

太初改歷年名辨

琴以仲呂為角辨

黍稷秬稌梁蜀秫總辨

鶻鷹鷓鴣辨

濟水辨

沛沛辨

濟寧桓公溝辨

卷四解 訓 釋 答問

國書解

追王上祀之禮下達庶人解

旅酬下為上解

間訓

茶釋

時禘答問

卷五考

歷代廟學考

先聖賢位次考

配享從祀考

殿廡考

卷六序

談易窺豹序

讀詩旨括序

四書講義序

弟子職補註序

史記正譌序

校正史記月表序

校正女誠序

讀韓附錄後序

代李觀察為新修大田縣志序

代某為新修莆田縣志序

歷城縣志序

代

與將樂諸生論邑志舛漏書序

濟寧圖記例畧引言

卷七序

博山防守記序

山東武鄉試錄後序

代

龜山楊氏第三支世譜序

周氏族譜序

將樂喻氏族譜序

林氏族譜序

東昌鄧氏世譜序

代某為臨安印氏族譜序

素亭雜錄序

廖若時詩序

代序詠明史詩學

卷八序

嚴三錫時文序

代某為探驪集序

代楊觀察為丹霞課藝序

嚴三錫文集序

校正三言蒙訓序

竅陶錄序

句股衍總序

句股衍後序

周氏分支簿序

代楊名賢為其先考立祭田序

代陸仁芳為楊氏二甥分產序

贈張世賢授醫學訓科序

送許遇春序

卷九 壽序

問松陳翁七十壽序

代劉東武壽西巖陶翁序

蕭素亭壽序

黃可為壽序

熊叟壽序

醫者羅叟壽序

黎峻表壽序

熊憲我壽序

徐氏雙壽序

蕭利謙壽序

張叟壽序

吳周來壽序

卷十 壽序

蕭氏雙壽序

萬氏雙壽序

余麗北壽序

仙遊令賈君壽序

周象存壽序

陸靜存壽序

蕭蓋思壽序

篁園先生壽序

代葉撫軍為曹郡僚吏公祝徐封君壽序

代張儀封壽徐封君序

卷十一 壽序

呂鳧山壽序

吳隆吉壽序

范曦谷壽序

代李學使壽徐中丞序

江珮玉壽序

代姚河督壽徐中丞序

代某為南昌曾氏雙壽序

同年至誠齋壽序

趙贊公壽序

太史鄭誠齋壽序

卷十二 壽序

官太夫人壽序

褚母李太孺人壽序

邱母徐孺人壽序

許母陳孺人壽序

張母孫孺人壽序

徐母蕭孺人壽序

代某為覺羅太夫人壽序

代李學使壽徐中丞母王太夫人序

陸母陳太孺人壽序

竇宜人八十壽序

葉母虞孺人壽序

浮屠祖真母孔姥壽序

卷十三 書

上座師孫閣老書

上王宗丞座師書

上吳僉憲書

與穀原兄書

與豹蔚弟書

卷十四 書

示學者書

與白源慧書

與揭天保書一

與揭天保書二

與揭天保書二

與蕭蕭思書一

與蕭蕭思書一

與蕭蕭思書二

與蕭蕭思書二

與蕭蕭思書二

與蕭蕭思書二

與蕭蕭思書二

與蕭蕭思書二

與蕭蕭思書二

與蕭蓋思書二

卷十五

與朱震江書

與廖其銖書

與沈鷗江論句股書

與邱珽德書

答葉太守論譜學源流書

與蕭又騫論修將樂儒學誌書

卷十六

與朱信書

與邱恢德書

與蕭聿修書

復蕭氏二生書

與蕭氏二生書

山舍示學者書

與張少儀同年書

復張篁園師書

與楊叔庵觀察書一

與楊叔庵觀察書二

與胡書巢論修濟寧圖記書一

與胡書巢論修濟寧圖記書二

卷十七

與胡書巢論修濟寧圖記書三

與胡書巢論修濟寧圖記書四

與胡書巢論修濟寧圖記書五

與王梅生書一

與王梅生書二

與胡書巢書

卷十八

與劉叔夫論祭脈書一

與劉叔夫論祭脈書二

卷與陸朗夫廉使書

與陸朗夫論祭祀書一

卷與陸朗夫論祭祀書二

與陸朗夫論祭祀書二

論理一分殊之義書

與王琳生書三

卷十九書

與王琳生書一

復姚佃芝學使書

與陸朗夫書

與陸朗夫論蒿庵集中釋迦院記書

卷與陸朗夫求勘正濟寧圖記書

再與陸朗夫書

卷二十書

論汪涵存墓誌銘

與陸朗夫書

答陸朗夫書

與羅英樞書

與鄧驥書

與徐毅齋中丞書

與胡偶韓先生書

批示兒珏來書後

答程象州書

與陸振奇書

與沈邵年書

卷二十一記

道南書院碑記

順昌縣新修儒學記

重修儀封縣學記

公孫橋記

金溪渡重建浮橋碑記

重修泗水橋碑記

蓬萊閣閱水操記

濟寧州重建衙署記

卷熊氏祠堂記

卷二十二

敕封忠義神武大帝靈應記代

嶗山觀日出記代

嶗山道中觀海市記代

貢川楊氏科舉田記

順昌縣知縣陳侯德政記

徐催孝節記時

聞人女貞節記學

卷二十三

書寶雞軍事

書趙資事

書濟寧王勳事

先祖顯伯府君遺事

書徐貞女事書

書楊連氏事書

讀詩旨括跋尾代

題示兩兒書稿後

題竄陶錄後

題謝樸庵狀後

卷二十四

題程東崖訓子冊後

題沈石田畫

卷二十五

戶部尙書蒿亭張公墓誌銘代

壽張縣知縣贈中憲大夫沈君墓誌銘

封文林郎徐君墓誌銘

邳睢同知沈曙堂墓誌銘代

封奉直大夫汪君墓誌銘

太學生廖君墓誌銘

素亭先生墓誌銘

卷二十六

歲貢生羅君墓誌銘

陸靜存墓誌銘

徐燕友曠誌墓誌銘

鴈角權厝誌

卷二十六 張太宜人墓誌銘

張母孫孺人墓誌銘

封孺人蕭氏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蕭孺人墓誌銘

徐母墓誌銘

閩王建國始末墓誌銘

卷二十六 傳

汪生廷楚傳

卷二十七 傳

贈文林郎楊府君家傳

卷二十七 傳

徐湛恩傳

李清時傳

鄭與僑傳

負擔蘇成宗傳

陳廉傳

王士能釋文淨釋無瑕傳

釋性默傳

卷二十八 傳

宋烈婦傳

王節婦傳

卷二十九 贊

引疏

陸百戶世譜

代某為其妻龔氏墳誌

許孺人墓誌銘

陸百戶世譜

楊園先生家傳

徐生步題小傳

斬輔傳

趙之鶴傳

王大綬傳

楊廷國傳

宋隱君傳

高明復傳

踏冰和尚傳

鄭節婦傳

先考敦靖先生述

祭文

疏

贊

引

疏

祭文

贊

引

楊叟像贊

蕭大山像贊

陳鼎若像贊

觀察印松汀像贊

題明上人所畫先世諸影贊

為徐孝子徵詩引

為僧祖真募製戒衣引

虎頭巖募緣疏

祭汪薪翹文

祭胡偶韓中丞文

為曹郡僚吏公祭張大司馬文

代某祭秦太僕文

代書院諸生公祭劉太翁文

代邵武府同官公祭劉封君文

祭李觀察文

代諸屬吏公祭李觀察文

祭陳順文文

祭許履亭封君文

祭廖光乘文

祭金殿遠文

祭陸母陳太夫人文

為邵武僚吏公祭顏方伯母何太夫人文

代某祭張朝議暨配王恭人文

祭王恭人文

祭盧母文

卷三十 古今詩

招朱生錦

自警

美人

飛來

社課文章千古事

清明日同祝教授

勳游城南海光寺

題杜太守甲知通州日釐正祀典罷權油雜稅二文

稿後二首 題胡某遺像

題陳遠亭無盡藏圖小照

何母錢安人輓詞

喜雪為東昌胡使君德琳作

滕縣西二里許有碑曰滕文公行井田處

大樸軒詩為劉貢生香山作

故明金御史殉難詩

同陳樹屏訪慧源上人慧源樹屏各唱十字索余繼

聲率書一十二韻和之兼懷吳大獅霄吳二登

蟬

鳳飛堂者英二集次陳蓮齋韻

古林禪室 早梅

絕句三首 題鍾香泉課子圖

題某梅雪圖小照

附錄

墓誌銘

祭文

婿沈心醇燕心姪天附

復恭校等也今謂

孫壻蔣殿忠禮是

孫之克生金祖

會將克新謝不之

曾孫克思槐

思忠

致

對其思孝

律於心克孫 畏天

畏人

畏聖恭閱

默某對雪圖小照

蘇詩二首

古林甄室

風天空音共一果大刺數餘贈

祇平居士集卷一

長示部 振釋也 諸子也

嘉興百王元啓

惺齋 頌端

論

壽衣祧主不宐毀瘞論一

仁義知信皆根於性不得謂禮獨出於性外仁統四端義知信皆由是而生不得謂禮獨與仁相反禮分等級殺其分甚嚴然皆依人性而作儀使吾不能自己之心得所附麗以行而又不至於縱而莫制孟子所謂是乃仁術也今謂五世以前之主槩宐毀瘞不毀瘞而祫享焉卽爲越禮是禮者非出於所性之本然直爲害仁之具矣人而忘祖謂之忘本忘本者不可比於人類然苟盡人欲爲貴者之所

爲則又冒上亡等甚矣故制爲禮樂器數之節隆殺各殊其等要使貴者得備其儀賤者亦得申其意今也欲別其等至使人不得申其意恐無此拂性戾情之禮也禮有本有文世徒以文爲禮而不知求其本是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今必拂性戾情使仁孝之心無由自達本之存禮於何附豈非異端所謂化性起僞之具果在外非由內也乎溫公論子受父母之命有不可行者苟於事無大害亦當曲從漢立郡國原廟誠不應古禮然爲其後者但當別爲限制如上所過則祭道官按行郡國奉命展視則祭郡國有大災疫王侯守相遍禱百神則亦祭非是則嚴其扁鐻使不至有淫黷之祀卽已顧用議者之言盡罷郡

國前所立廟則亦大傷乎仁孝之道矣生者尙有離宮別館之奉原廟之設擬諸離宮別館宐亦爲神靈所降集奈何毀先世之成勞忍使神靈失所依止豈非所謂所執雖是猶爲不順之子乎史稱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語類怪妄然以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義推之實亦理所宐然不得槩疑其誕也王者功德隆盛自天而下蓋莫得而匹焉故於始祖而外又得禘所自出之帝然非以此自尊蓋卽宗子之法諸侯不得祖天子之義耳至始祖爲得姓受氏之所從來諸侯則祭其始爲諸侯者大夫則祭其始爲大夫者下至士庶人之家則祭其公子之始來在他國者未嘗敢以其戚戚君則於名分固未有礙也是

故宋儒程子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法且謂人家能存此等事數十條即可使子孫得知有禮義推其意不特奉以終身更欲其子孫世奉為法也後世不知有人得自盡之意妄自侈大至以卑者而干尊者之分以故雍歌八佾孔子譏之而拘文章義之儒又不知禮所不可干者乃在乎分妄謂仁孝之心人得自盡者亦必以貴賤為分遂謂大夫不得祭曾祖士不得祭其祖不得已而援喪服之制上祭高曾議者輒謂卽此已覺分之難滿夫禮根於性發於情故記禮者特以不忘其所自始為禮今必使人忍而忘其所自始斯豈先王制禮之意乎且夫毀瘞之議自魏晉以降始有之漢以前祧主皆藏太廟之夾室雖百

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合享焉顧古今論廟主之制各

有不同鄭康成用許慎之說謂大夫士無主徐邈王惲則

力爭其有主今據左氏孔悝反祫公羊大夫攝主之文皆

大夫有主之的証則許鄭二說為妄二家因儀禮大夫士

謂大夫士無主近時徐乾學駁之謂儀禮無主廟制祭法

與王制不同先儒頗以祭法所言為非是祭法去廟為祧

為禪去禪為鬼難者曰金滕三壇同禪乃因有所禱而為

之非預為以待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禪而

始為則當從王制之說王制大夫亦得為太祖立廟則凡

已祧之主皆藏於太廟之夾室可知士無太祖廟然禮經

不言無廟之主皆毀則凡已祧之主亦得藏於考廟之夾

而不毀則於禘祭時分與爵酒鬻肉不特理所宜然實亦情所不能自巳今人歲暮時雖鄰里鄉黨亦有壺漿簞食之饋至於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則雖貓虎昆蟲亦必迎尸以祭五世以上雖遠其在庶士之祖尤微然以人道論雖遠不應更疏於鄰里鄉黨以鬼道論雖賤不應更下於貓虎昆蟲於彼得致其情於身所自出之原反更割恩忍愛至不得與貓虎昆蟲同視不已慎乎程子有言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今有兩人於此一則戕毀其先世之主而莫之恤一則謹藏密室歲終一饋食焉孰厚孰薄孰爲愛孰爲忍不待知者而別之矣謂愛且厚者非禮則知禮之稱必忍且薄者當之無愧乎又况上祀及於無窮此實禮教所最先雖以士庶行之不得謂之過其分何以明之中庸載周公成文武之德其曰追王太王王季卽謂高曾二代四時所常祭者又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今禘享之祭是也又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則士庶人皆得禘享其先世以上及無窮於禮既有明徵矣議者乃舍禮經明著之文縱其無稽之臆論率天下而苟從其薄將使舉世皆爲忘親背本之行則雖有春秋霜露之思其去豺獾也蓋亦無幾矣吾謂古聖制禮之精宜莫如周公後儒守禮之篤宜莫如程子今之人不務遵周公程子之所爲而誇張辨博則務欲求勝於周公程子使其爲一己之蔽錮爲害猶小而好

古之士或亦從而惑焉斯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大矣吾故不可以不論

祧主不空毀瘞論二
浙西人稠地密士庶之家不能以專室爲祠多爲架於梁栢之上統置一龕以棲先代遺主每春秋時享陳設杯箸視龕中木主多寡爲數往往一席時羞環羅杯箸至於無算僕竊謂之野於禮自江以南浙東閩粵山縣之民聚族居者每族必立專祠堂寢門垣擬於廟制祭備牲牢鼎俎之奉僕又譏其僭於分至於魏晉以降祧主毀瘞之議唐賢韓子已斥其非後世亦未有行之者近吾鄉有陳某者篤志好古偶讀今本家禮觀後人所附魏晉人之議謬信

爲朱子遺言輒將先世木主自五世以上槩爲斬伐焚毀聞者無不悚然斥爲忍心害理之極俄以壯年得奇疾而死人以爲其祖先之譴責使然可知毀瘞之議盡人皆有所不忍僭與忍皆不可爲然而野於禮復非儒者之所安僕因於寢東創設五龕極西一龕彙置五世以前祧主高曾祖考循次而東各爲專室時祭但及四親祧主則歲終一饋食焉冬至不敢祭始祖但剪紙爲牌以祭始遷之祖蓋倣程子之意欲使幼輩得知禮義耳愛我者慮其陷於干名犯義之誅諄諄以爲下不倍之義相勗謂士庶之家非有國家顯設之條章妄欲求多於程朱所定之外此與八佾歌雍旅泰山何異又謂士庶之禮宜再降於諸侯

不宐禘及高祖僕意皆以爲不然泰山非季氏當祭之鬼身所自出之原謂非子孫當祭之鬼乎八佾歌雍非大夫得用之禮樂觴酒豆肉謂非士庶人得盡之分乎孔子所譏謂其佾舞不宐用八徹饌不宐饗雍祭山不宐及泰岳耳使其舞用四佾歌用采繫祭山止及費邑封內則雖歌舞與祭其亦何罪之有且今時享遍及祧主浙西風俗類然何獨苛此歲終一薦廟祀而備牲牢山縣小民皆習爲之有司未嘗詰究獨於一龕之地觴豆之陳必操峻法以繩其後恐雖甯成趙由等爲吏未必有此周內之文也禮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省於其君非爲禘及高祖故省也明代家廟禮儀祭前二日主祭者聞於上免

朝參省於其君蓋卽求免朝參之意下文于禘及其高祖乃言大夫親廟雖二禘祭得及高曾故明代禮官引此以爲廟有多寡所祭皆及四親之驗安得謂諸侯而下槩不得禘及高祖始祖先祖之祭立自程子祭時剪紙爲牌祭訖焚之其禮亦定自朱子安得謂求多於程朱所定之外至 國家之法令繁矣豈能爲士庶人一一詳其條款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凡教令所降貴奉行者之善爲紬繹引而申之耳卽如律載異父昆弟之服何嘗禁夫亡之婦再適他人至於未婚守志頗乖陰陽配合之義甚者爲其夫死尤啓匹婦輕生之習是皆律令之所不載然而偶一有之朝廷不以爲罪反以爲旌

誠以其爲風教所關也明儒歸有光論宗子之法雖不出於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傲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乎亦取其能引伸於格令之外也格令本不欲繁格令一定稍有不遵卽當以違制論罪民之陷於刑戮者必多是故女貞婦節以及糾族之用宗法祭享之兼時裕 國家皆未嘗定爲之制蓋所謂禮不下庶人不下庶人非謂庶人必不宐行禮不能強使悉遵乎禮也不能強使悉遵而律又不禁其行禮蓋其意亦以此望之而已故又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使士庶之家人人以禮教率其後昆是安上治民之善術也且吾嘗深觀古人制禮之意勢近則所以別其嫌疑而爲之辨異者尤審勢遠則反不嫌於上同儀禮少牢饋食間有更略於特牲饋食之儀者說者謂大夫尊避人君故行禮多不與君同士卑得與人君同是故防僭之法尤嚴於大夫士卑猶不嫌與人君同禮况庶人魚菽之薦其禮遠不如特牲饋食之煩顧反疑其上偏乎是故始祖先祖之祭自宋程子定議以來歷代未有明禁焉今也令所不禁顧乃苟且自安於薄甚至忍而毀其先世遺主恐非 聖朝崇本教孝使民興仁歸厚之道也

論祭必

古人嚴於祀事未祭之先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之日思其居處笑言志意樂嗜至於如見其所爲齋者蓋祖先遠

矣積我之誠乃足以召既散之魂魄而使之來格今既無先期致齋之事行事之日陳設饋饌一委諸執事之人主人與俯獻爵而已至與祭子孫自父祖逮事以外不特音容不接至有不知其字行者賴初獻時宣讀祝文使得厯知所祭之屬稱與今茲薦事之故凡在列者悉有以悚惕其精神庶冀有昭格來享之應并此不備則所爲交於神明者何具乎昔王禕爲某人墓誌稱其客至必趨迎門外每門讓客必有所致之辭以是爲古禮之僅存余幼見七八十歲老人家祭雖不具祝版初獻必跪而讀祝至十數歲後前輩凋謝此風遂以漸絕乃知祭必讀祝前世士庶之家皆行之子曰我愛其禮守禮之君子縱不能盡復於

古祭時讀祝一節竊謂似不可刪

詩一則

其意與詩一則

今之論詩者謂須卽事吟詠以不著色相爲工此戴表元所謂清能靈解之唐特風詩中一體耳風詩如鄭齊秦諸國踔厲精悍之詞亦間有之至如雅頌中大小正變周魯商之不一其間敷詞抒意渾以蓄者刻而露者簡而該者繁且複者甚則德不足而夸以侈者荆公之論傳頌是也咸載諸篇存而不削未嘗專以不著色相爲工至謂比擬過多輒成浮套須直陳本事之爲深切著明則如皋鶴渚魚園檀山石詞繁不殺無一語指明本意正使人循諷無窮何至遂成浮套三百而下騷詞代作典賦之外比居其

八屈之下居荀之危詩賈之弔屈始終本意祇一言可了而反覆引譬累幅不休要其情鬱氣盈忽然迅發之處縱而莫禦曼詞長調錯出迭陳金石鏘鳴聲滿天地正如翔雲之鶴矯翮凌風軼出於莽蒼遙碧之外自令搶決榆枋者側首而莫測其所至非必傍砌昂階啄苔履石逼居目睫然後知非雁鶩之羣也若以唐後體格而論謂起勢不空作冒更不空以他物為比柳子弔樂毅文大厦之騫風雨萃之車亡其軸乘者棄之非用比語作冒者乎近人以

杜韓為詩家之譜杜幽人詩孤雲亦羣游神物有所歸送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

杜亞詩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皆以興語作冒送李舟

詩疊用代北渥洼二喻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驎兒尤異是龍脊其為比

語尤顯韓之贈李觀疊用羈羽沈鱗二喻答孟郊疊用江

漢流沙狐裘華燭四喻類難悉舉即以烈婦詩論梧桐相

待老鴛鴦會雙死獨非唐人句乎至舉摩詰桃源行漁舟

逐水愛山春之語以為起法之律則然如昌黎詠桃源圖

便用議論作冒起矣文豈可一格而拘顧今人便以此為

韓不如王不知杜公後有昌黎為之推崇至以羣愚斥謗

傷者故人不取妄置喙昌黎後無復如昌黎之崇子美者

而又以文揜其詩故致輒生異論司空表聖清鐘濁磬之

論早為耳食者防其漸矣若其江河萬古則杜之與韓真

所謂泰華雙峯巖者也雅頌之作非二公誰託朱子論王

摩詰謂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此雖非淺學所敢妄議

要之定論則固有在矣竊意作詩者當觀其意之淺深與其精力之凝結浮散以定其畦徑之庸特華澤之榮菑不當區區於體制比賦間爭優劣誠其思力深凝雖比物連類之作不害爲明切苟徒以不著色相爲工而或流於浮淺卽字字直陳本事究之神理不傳痛癢隔膜總謂之陳言可耳震川謂不切者爲陳言寧以比賦爲限斷乎舍人張君完質博學好古余之師友昨見余王烈婦詩嫌其比語作冒以爲浮套至舉爲大戒余詩無足言顧以比語爲大戒似於鄙意有未愜者輒記所辨論之語以俟異日之別有會悟或舍人君有暇尙可復理前語以相質耳

論舉業

朱子云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古今論舉業者惟此二言深中學者痼疾蓋使所志僅在功名則雖研窮經史日誦性理之言與唐人隱處終南何異果其志在求道則遇事必究極精微何往非窮理盡性之功况經義體聖賢之意以立言終日與相往復獨能頑然無槩於中輒至言嚮而行背之乎故曰學莫先於立志志在求道則單心舉業卽希聖希賢之學在焉何慮妨功蓋孔子以德不修學不講爲已憂則學固不可一日而已故謂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窮經可也謂十日爲舉業餘日爲學則爲學之功僅得其三之二餘皆干祿求名之舉卽此十日之廢學其爲玩日愒時不旣多乎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

爲人惟讀經讀舉業一切皆以爲已故德無一日不修學無一日不講今以十日爲人餘日爲已則兩念相持卽爲已之志亦不必純故國朝陸清獻授其子舉業止選明文五十首欲其有餘暇以治經也張清恪與人書曰今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書者未必不中讀先儒書使知舉業亦所以明道非僅爲干祿計也此皆教子弟者所當法也至湯文正謂時文只作七八分便已不必到十二分此言獨未協於鄙心朱子論格物之義謂十事有一事未通無害一事止格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故曰必求至乎其極今謂時文非載道之器而且有害於學則并此七八分之功可廢如其不然而但以得半自足者爲苟且徇俗之謀斯其立意先已不誠不盡其心又何由得知其性與曾子孟子之言皆背矣清獻止選明文五十首雖不教人博極時文然就此五十首中未嘗不令讀者精求其義法也文正之言乃若有無事求精之意則以鹵莽爲學恐非所以爲訓也

濟寧星土論

周禮星土之說賈逵以爲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達儒者言理不言數其說至爲簡當史家以十二州配十二次蓋本遷固而後世郡縣割隸無常難以州部爲斷於是唐僧一行復創爲兩河首尾與雲漢相終始之說至明代清類天文書所配直隸十三布政司府州縣衛各分星

尤備然濟寧在降婁之次獨房喬晉書用魏太史令陳卓所引古遠無稽之說以任城屬之壽星角六度舊志兩無所決反疑測星家分隸宿度皆臆定吾謂晉書以角亢爲兗州封域故有此誤不知漢代兗州本領東郡濟陰其治在濮陽而泰山東平特附屬焉耳自南宋北魏徙治瑕邱後世遂指魯郡爲兗其實今之兗境乃古徐州之域禹貢所謂海岱及淮是也余厯考前史其不志天文者無論宋史志天文不及分野然於奎宿有變獨累言其應在魯晉書雖以任城入角然以角亢爲鄭之分野奎婁爲魯之分野則亦不能與遷固爲異濟寧從古不屬於鄭其爲魯屬雖童子皆知之且從古言雲漢山河之象莫詳於一行而

推測之近又莫過於明代不此之求而反取范蠡輩世遠無徵之論又不能決而反疑周官左傳古聖賢厯代相傳之說爲妄豈不誣哉今採新舊唐書及宋明二史定從史漢所載復爲明著晉書之謬使讀者無惑於陳卓之說云

園亭志後論

舊志述李方叔洛陽名園記謂濟爲燕京嗌吭地走集舟車不異宋室西京兵革以來諸園圃名存實亡今大亂久定蒞是邦者政簡刑清惠浹邱壑不難葺蕪選勝粉飾承平卽謂園圃興廢係濟盛衰可也借園圃一端以諷後之司土者其意厚矣余謂古無不毛之土自井邑溝遂外凡宅旁隙地可以藝蔬菜植果木者皆命爲園圃蔬果吐芳

兼資悅目由是好事者復爲壘石鑿土葺茅以極臺池亭
榭之勝原其始祇以備蔬果之用而已余觀孫景耀治雅
集園未就而廢徐標治王湘舊圃爲蕪園卒爲尼菴未嘗
不歎臺池亭榭之不可以久恃也而張來賢之仲蔚園至
羅列海內之奇珍不憚躬自灌蒔移枝易幹以逞其能身
死未幾廢爲蔬圃葢蔬可常諸卉之無實而不切於用者
不可常也是故覘國者第視其土地之蕪墾物產之耗息
而盛衰可見若但崇土木眩珍奇以是爲盛吾正慮其俗
之衰耳

寺觀志後論

嗚呼先儒韓子有云二氏行乎中土六百餘年矣其植根
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以韓子之酷排二氏
其言猶復如是况今去之復八百餘歲顧欲絕其根而息
其波吾固知其難矣雖然二氏之說其能以禍福鼓誘愚
民者尤莫如佛氏佛之爲教以濟人利物爲先周世宗曰
使其真身尙在猶欲割截今也穹廬複殿窮極奢侈竭齊
民之膏血以崇此土木之形骸佛如有靈亦必有感然大
不安者昔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淫祠千七百餘所惟存
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使仁傑而在籍中所得存者
恐亦無幾而操筆者顧復廣徵釋典道藏與近代蕪穢之
記述以益其誣是直爲之助其植而導其流也是豈守經
之士之所宜言今據故籍所錄略爲書其在處以見州境

有此數端至其募集之勤施財之厚與其爲境內旺氣所
關人文科第之所由以興替者一切削而不載云

雁鶴翡翠小論

余讀濟寧舊志見雁鶴翡翠之倫俱列之土產笑其徒事
誇多適足遺害於閭閻始謂鄙迂之過慮則然耳及讀賦
後志載故明濟寧土貢首曰獐二隻雁七隻然後知事有
必至不得竟斥爲鄙迂之過慮也夫雁生塞北本非中土
之產至其旅迹偶經則五嶺以北何地無之而獨以責之
濟寧又州境少山獐亦非其土物凡此諸貢得非侈談物
產者適以自貽之累乎今以故籍所存不敢輒刪特降諸
同類之末且爲申言其害如此易曰修辭立其誠詩曰君
子無易由言嗚呼操筆之士言又烏可不慎歟今制雜賦
悉并條銀正供外民間一無所與抑豈非 聖朝之良法
哉

烟草小論

烟草出海外夷國拈少許入筠管之末燃火以吸之謂可
禦寒辟穢其入中土蓋在明之季世五六十年前中土食
烟者猶少近則無男女長少皆食之不食者百中不能五
六故其植遍於州郡而濟寧所產爲尤良往往京國及諸
都會處皆賣濟寧烟他方之賈至州販運者不可勝計州
人劉汶惡其妨農作種烟行以譏之其卒章曰往者歲歉
難舉炊誰家食烟能療饑其意可謂厚矣雖然爲政者貴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擾獄市尤昔人所深戒今既不能禁
民之無食烟與遠賈之無至濟寧販烟則民之植烟者借
賣烟之利以糴米貿布亦古人通功易事之義以九職論
之猶當列諸閒民轉移執事之上苟爲政者不知從宐從
俗之道漫以相禁禁之未必能絕民受胥吏之擾無窮矣
此又居官者所不可不知故余旣錄劉詩復爲論之如此

祇平居士集卷一終

襄平門人徐續訂

祇平居士集卷二

嘉興王元啓惺齋

說

九天說

九天之稱見於離騷而其名備載淮南子之書蓋自黃帝
顓頊以來歷官相傳之說如此非屈平劉安等所能臆造
也顧淮南分天爲九野以爲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
天北方冬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
南陽天天行不息無方隅定位可言淮南以地之州部談
天旣無當於渾旋之體而又於歷無所用之庸非無稽之
臆論乎蓋自周衰禮樂廢壞一切制度典章悉歸放軼諸

儒掇拾舊聞私自爲說浸失其傳致此乖異竊意積陽之氣上升爲天積陰之氣下凝爲地太陰居諸天最下其體晦而無光故謂之幽天幽天之上爲乎天水星居之又其上爲皓天太白居之又其上爲炎天太陽居之又其上爲朱天營惑居之又其上爲蒼天歲星居之乎皓朱蒼蓋指諸星之色太陰太陽則舉其質性言之填星居七政之最上特取仁覆閔下之義變文曰旻天至於七政各處一天恒星則共聚一天區爲四舍離爲十有二宮二十八宿蓋至是始可以立鈞出度故謂之鈞天鈞天之上雲漢居之以其無星可指但知爲積陽之氣所凝故謂之陽天陽天以下一一有象可稽是以古聖人爲之名目以示後人使之厯象以授民時庶歲序得無愆忒也天問云圖則九重柳宗元釋之以爲沓陽而九蓋謂自下而上沓爲九重非如畫土分疆彼此各爲限別也自九天之義失傳後之治厯者遂以恒星爲最上一天謂七政右旋惟恒星左旋近代精厯之士謂諸星經緯度古今六測不同知其亦有移動遂定恒星亦復右旋然厯家但知測星不測雲漢余據晉書天文志按之今象千有餘歲之間雲漢漸退而西知雲漢一天又在恒星之上測星家用儀器仰窺謂爲無數小星相聚然獨爲人目所不能睹豈非更遠恒星之一證乎竊謂治厯者當兼測漢旁附麗諸星距黃赤經緯度若干一一詳書於冊使後人積年推考得知雲漢之旋與冬

至日躔歲差分秒幾何則九天行度皆可以數計而周知矣至歷家別設宗動一天以爲諸曜左旋之本此則超乎形質之外所謂乾行不息於穆不已之天具載易詩二書固不與有象諸天並論也

九天後說

以左旋之天爲車之外輪則地爲之軸近地一周其轂也中間星漢七政皆逆旋於諸輻之間諸輻悉湊於轂故左旋之氣直貫乎地自地以外皆其一氣所回斡以是諸曜雖右旋人但見其隨天而左如蟲蟻逆輪旋繞輪行急則觀者但見其隨輪順繞而已輪輻近轂者度狹遠者彌寬度狹則行速度寬則行遲此諸天右旋所以又有遲疾之不同也顧輪係有形之物其輻間雖廣狹不同行其間者雖亦遲疾各異而自轂以至於外輪順轉一周爲期則一至於天則又有說焉剛氣回盤近地漸柔愈上而剛幽天最近地本度旣促左旋之氣復柔居其天者右旋速而歷度最多故太陰日行十三度有奇自平天以上度漸寬氣漸剛右旋漸緩歷度漸少故辰星太白之行不及於月至太陽則日行炎天一度而已蒼天以上度愈寬氣愈剛故歲星十二日行一度填星二十八日行一度恒星則歲行不及一分積七十餘年始移一度雲漢之行又緩於恒星故自晉以來恒星東移雲漢反成西退蓋其本度愈寬又爲剛氣所攝力不能速進如六鷁爲勁風所逆雖鼓翅奮

翼終不免於退飛蟲蟻之繞輪蓋又不足以喻之矣
恒星右移之數

西法分周天為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積秒三

千六百而成一度分歲實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

分又小餘七五句日九十六刻刻一十五分凡千四百四

十分為一日積分五十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又四分分

之三而歲行一周恒星右移之數每歲五十一秒以五十

一秒歸歲分之數計歷一萬懸三百一十二分有奇奇數

零五而恒星右移一秒積至三千七百一十二萬五千七

百九十四分恒星行三千六百秒所得歲實積分之數以歲法日法歸之得七

十歲二百一十四日又八十一刻六分有奇而恒星右移

一度析周天之度為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以五十一秒

歸之凡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一年餘三十九秒應得歲實

九十六分以日法刻法歸之又二百七十九日二十九刻一分有奇而

恒星右旋一周半之得一萬二千七百有五年又三百二

十二日三百九十二分有奇則凡日躔月離諸宿及昏旦

中星一切皆與堯時相反冬至之日斗建午日宿星昏心

中且昴中定朔者必以建申之月為歲首紀時者必以星

昴為日永星火為日短矣若以邵子元會運世之說推之

歷一會五運三世有半加三百二十三日有奇而鳥火虛昴

互易其次二會十運七世一歲又二百七十八日有奇而

星運一周統計一元之內恒星凡五周天餘二千五百四

十一年首尾各一千二百七十年有奇爲混沌初分及閉
物後復歸混沌之形十世一劫又二百七十八日言皆
庚寅夏四月病臥經旬無所寄其心思偶憶昔賢歲差
之論因卽明史所載西洋厯法爲之究推其所終極知
書堯典詩定之方中七月流火及禮月令所載候時定
中氣諸星積至萬有餘年卽一一皆反其故倍之至二萬
餘年又一一皆復其常於是知恒星右旋亦與七曜週
環無已但七曜中遲者二十八年而復恒星轉運甚微
須至二萬餘年乃得還其故處人生久者不過百年一
度之移猶且視而不覺安能作此曠達無極之觀因爲
書示從游之士庶幾有裨於多聞

後九六說

易爻九六之用自漢以後諸說紛紛未有所決吾謂聖人
於繫辭中言之最晰顧讀者未之究耳繫辭大衍之章一
則曰乾之策再則曰坤之策知乾坤二卦用九用六悉由
策數而定何則乾六爻皆用九六九爲五十四坤六爻皆
用六六六爲三十六今云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云
者蓋舉過揲之著數言之筮法揲數以四九其四得三十
六六其四得二十四各以六位乘之得乾坤策數如此也
未已也又申之以二篇策數蓋不特乾坤二卦之九六當
按著數求之凡二篇所言九六無不當於著數求之也二
篇爻數九六各得百九十二百九十二之九爲一千七百

二十八以四揲之數乘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百九十二
之六為一千一百五十二以四揲之數乘之得四千六百
有八不云二千八百八十二篇九六積數而曰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者正所以深明易中九六皆以過揲之策言之也筮法

三變成爻前二變之策於爻義無當故悉置不論特取第

三變之策數之為四者九則云九為四者六則云六其他

為七為八悉準諸此象辭兼取七八九六七九為陽六八為陰故無

專用之數爻辭則專取動變者言故乾用九坤用六至於

歸奇於扚乃其不用之數不特前二變之奇不用即第三變之奇亦不用也故以

象閏厯家自正月至十二月各以斗建之辰為識如建子建丑建寅

寅之屬是也獨置閏之月於十二辰前後兩無所當不名所建

之辰猶歸奇之數於陰陽兩無所屬故置而不用也朱子

以前一變之奇為不五則九後二變之奇為不四則八反

取不用之數以別陰陽其謬蓋始於唐僧一行而朱子沿

之五九四八之數繫辭所未嘗言一行之說不特語出無

稽而前一變以天九之數為耦後二變以地四之數為奇

其錯亂陰陽亦甚矣愚故直以為其數無當陰陽筮所以

置而不用也近日某公著論於儒先舊說自乾鑿度以下

悉為摘發其舛謬以示人往往多前賢未發之論獨以天

之終數地之中數釋九六而謂乾用其九所以先地數之

終坤用其六所以後天數之中又取說卦乾戰西北坤役

西南之方位以見終數中數之用蓋自乾坤定位已然此

說殊未允於鄙意竊謂讀易者當以易解易易所已言不敢不盡其心其所未言先儒縱有他說皆當在姑舍之列繫辭傳歐陽子譏其厯雜以爲非聖人作然歐陽子於用九用六亦以乾坤策數明之則猶守繫辭之說也蓋繫辭卽非夫子親筆然自商瞿以來諸講師相傳之說如此其時去聖未遠固可決其爲孔氏之緒言也某公斥世儒陰陽老少之說以爲易之取象俯仰遠近靡物不備獨不聞一言及於老少則必非文周孔之含意未申有待後人之推說也用九用六繫辭所述乾坤策數甚晰無一言及於終數中數則亦必非其含意未申姑待後人之推說也又云爻象之用先乎著數揲著之變因爻用九六以生不得謂爻用九六反因著數以生余又以爲不然有著而後有數有著數而後立卦生爻著數卦爻先後說卦傳論之詳矣無著數則卦爻且無自而見又何自得有九六之名則謂九六因著數生者實先聖之遺言聖人作易必有所因必無有無故空立一九六之名而後乃造爲著數以實之果爾則當未立著數之先九六之名不幾懸而無薄乎又云聖人觀天地之各有五位因定爲大衍五十之數觀乾坤之變在九六因定爲九六得爻之數今謂策數之變在九六而後紀爻用之則何異於謂先有大衍之數五十而後定天地五位之數乎余謂天地五位之數固難與乾坤之用九六例論也奇耦之數各歷五位始全此天定之也

天定而後人因之固非聖人既立此數而後爲天地者始各定五位之數以求合於聖人若夫著數之用四十九爻數之用九六誰用之此人用之也人用之則因之者亦人是故因著數之有九六而聖人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遂各用以爲識則謂紀爻之因著數實屬事理當然夫何悖理害經之與有且謂乾用在九故陽爻皆用九坤用在六故陰爻皆用六如此則爻用九六乃因乾坤自然之用顧彖又兼用七八不專用九六謂彖獨悖乎乾坤自然之用可乎且用以不用者而乃見統觀二篇之爻無有初七初八以至上七上八之文故知爻用九六其言實爲信而有徵今夫天地之化流行於奇耦各五位之間無罅隙之有間是故乾之彖曰萬物資始坤之彖曰萬物資生今謂乾用在九坤用在六則於九六二數之外必別有不資乾始不資坤生之物而後足以見餘數爲乾坤之所不用知餘數爲乾坤之所不用而後的然知乾之所用在九坤之所用在六是於理有必不可通者而其論豈得爲篤論乎且九終六中之說遍觀二篇爻辭無一處可以參入此解則於易爲無所用之繫辭說卦益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者後儒卽有發明亦必不敢自謂可以上追翼傳吾又何能舍有據之翼傳而反從他說乎

十二律正變全半總圖說

正律有全有半半聲之在南呂應鐘無射者蔡氏書雖明

言不用猶為備紀其數則黃鐘半律其數亦宜備紀似不

得獨謂之無

新書謂黃鐘無半律朱子謂第九宮後四宮製黃鐘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

鐘有半律也但朱子所謂半律只云四寸有半據蔡氏例求之則所用者非本律之半乃變律之差減於半者其數

見續生鐘分表及今圖半律之變

變律有正有半而又有倍自子至巳六

陽位變律正聲差減正律之半其差減正律之全者乃變

律中之倍律也自午至亥六陰位變律正聲差減正律之

全其差減正律之半者又變律中之半律也變律至應鐘

止以備仲呂一宮之用至變黃鐘以下不自為宮故無蕤

賓以下變律然以律書生鐘分為例累而衍之其數皆有

可稽至其相生之次則用朱子論旋宮法大呂下生夷則

上生夾鐘一從呂覽淮南之論以律管長短分上下不以

陽律陰呂為拘下生者其實倍上生者其實四如法推之

得十二律變聲之正其倍與半則加減其本數之實而以

法歸之

如變黃鐘本數倍之為一億二千七百四十萬懸一千九百八十四如法求之得變律之倍變林鐘

本數半之為四千二百四十六萬七千三百二十八如法求之得變律之半

諸變律中唯林鐘

南呂二律正半兼用餘皆用正不用半至倍律則六十調

中皆所不用今倣蔡氏書備載正律半聲之例悉為明著

其數而變律之在六陽位者附倍於全附正於半在六陰

位者附正於全附半於半中分朱墨筆書之正律全半皆

墨書唯半聲之不用者朱書變律倍半皆朱書唯正者墨

書正而不用半而用各於字外加闌為識後有君子欲精

求聲律之全者於此得以考焉

以一二三四四數方布為圖二二相耦推而衍之得橫者
二直者二旋者二於是左右上下各分其半交而易之每
圖又各變二圖凡得本圖六變圖十有二目之為二三圖
衍圖尾各繫以說如左

中橫圖一用令對蔡一之一 左動 右靜 一之二 右動 左靜

南四二軒四半兼風二二四 四 五不風半 四 二 二

一三 三 一 一 一變三 中 林 三

橫圖二 二之一 右動 左靜 二之二 左動 右靜

一三 一 三 三 三 三 一 一

四 四 二 二 二 二 四 四

此以一二三四四數兩層橫列為圖第一圖自左而右自
上而下上層積數三下層積數七分左右為動靜即上下
均得五數第二圖自右而左自下而上上層積數七下層
積數三如前法為動靜上下亦均得五數第一圖布數自
左始故其動亦始於左第二圖布數自右始故其動亦始
於右○若橫圖分上下為動靜則其均數在左右行每圖
又可各化二圖

直圖一 一之一 上動 下靜 一之二 上動 下靜

二 二 二 二 四 四 一 一

四 四 三 三 二 二 三 三

直圖二 二之一 上動 下靜 二之二 上動 下靜

直圖二 二之一 上動 下靜 二之二 上動 下靜

三二四

一四

三二

一四

此用兩行直列為圖第一圖自下而上自右而左左行積數七右行積數三分上下為動靜即兩行得數皆均第二圖自上而下自左而右左行三右行七如前法變之兩行得數亦均第一圖其動自下始第二圖其動自上始亦視布數之始為動始○若直圖分左右為動靜則其均數在上下層每圖亦可各化二圖

旋圖一

三四

一之一

下動
上靜

一之二

上動
下靜

旋圖二

一四

二之一

右動
左靜

二之二

左動
右靜

此以四數環轉成圖分左右旋第一圖自左下左旋終於右下不待變易上下二層已均五數故變之之法亦但以上下分動靜雖變而上下之均數自如也若分左右為動靜則縱橫皆不得其均然左動者得直圖二之本數蓋本圖即直圖二之左其右動者為直圖所不列之數第二圖自右動成變者也其右動者為直圖所不列之數第二圖自右上也若終於右下變法則以左右分動靜其均數本在左右也若不取均數但以上下為動靜則上動者得橫圖一之本數本圖亦橫圖一下動者橫圖所不列之數

二二圖總說

橫圖以左右為動靜直圖以上下為動靜旋圖一其動靜亦以上下為分旋圖二其動靜亦以左右為分橫圖一之一直圖一之二旋圖一之二二之一皆河圖生數之象也橫圖一之一旋圖一之一二其象自左觀而得直圖一之二旋圖二之一其象自右觀而得至橫圖二之一一直圖二之二雖具河圖之象倒矣橫圖二之二直圖一之一旋圖一之一則更反矣謂須反背觀之橫圖一之二直圖二之一旋圖二之二則倒與反兼之若橫圖自右左上下布數或左右下上布數直圖自上下右左或下上左右布數與夫左旋右旋徧歷其方以為布數之始又可得本圖十變圖二十然皆與前圖相複且與河圖之象倒且反故與橫直圖交錯其上下左右為變者槩置不論焉若其交易變易生生不窮為河圖全象之所由成則其語別見茲不備述云

納音指掌圖說

乙丑之歲余寓京師天壇之神樂觀天台沈中翰光邦為余言納甲之法從枝求幹視其所值之行為定其五行位次則以金水火土木為序余莫解其故然就其說推之於世俗所傳六甲納音所屬無不脗合心竊異之壬申冬十一月至前一日余時以罪被廢為民幽居南劍州清隱石室室無圖史為娛燈下閱時憲書偶憶其語因撰此圖以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分位於食指無名指之上下二節其

位食指者自下而上位無名指者自上而下五位之土則寄於中指之上節焉推算之法先以枝中子丑午未爲一類寅卯申酉爲一類辰巳戌亥爲一類分據於金水火三位之間一定而不移然後就所值枝位之上首甲乙次丙丁每兩幹爲一耦左旋而順數之偏歷五位之間視其幹之所值爲火爲土爲木卽得納音之所屬如申酉定位在水則甲乙兩幹卽於此起丙丁戊己庚辛以次歷之至壬癸而爲金卽知壬申癸酉之屬金所謂從枝求幹而得其所值之行是爲納音之所屬也蓋納音之法其義晦雜莫稽詞復繁而難記雖有博學通儒驟語及之有不能答者故余推沈君之意衍爲此圖姑以備省覽便考測而已若其義則沈存中有鐘律之說余亦尙未能究也存而不論可焉

三江說書史記夏本紀後

三江據張守節正義惟婁江一江入海松江東江雖分西東二道然皆自南而上其東北下入海口則總注婁江據顧夷吳地記則東江亦入海與婁江分南北二道松江之水分注之二家之說皆以松江但有來源其入海處或與東江彙注婁江或作一幹兩枝分注東婁南北二江總無獨流達海之道明儒歸有光力爭爲震澤之水止由松江一道入海專治松江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專治松江固爲近今切務然古今水道不同竟謂禹跡本

然不藉二江分注愚亦未深信

鵠聖書齋說

王君某有別業在萬安其子景明亟來請余爲其書齋之名余取龜山楊氏語名之曰鵠聖而爲之說曰學以聖人爲師猶射者必樹鵠以爲的鵠立而矢赴之其有遠近中否之不同則視其巧力之優絀而已世徒見秦漢以降其能著書以自見於後者不必悉符乎聖而卒不害其爲能言之士遂若孔孟以外別設一區足以爲吾藏身之所不知能言之士如漢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之倫以及唐之韓李宋之歐曾皆日夜殫精畢智以求入乎聖人之道而時有悖謬則固其困於學識之有蔽與其才力之所不逮而非其有意背聖而馳也而遂謂學固不必悉衷諸聖是何異養由旣沒不復有柳葉百步之能遂率意彎空仰射侈然自謂我能支左而屈右焉其於射也豈有當乎荀子曰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無不可以相及善學者能以聖爲鵠則亦或偏或全或過或不及無不可幾於有成蓋此固知止之學也非然者文與道吾恐其兩無當耳抑此言也龜山先生蓋常道之先生從游程子之門世知其於閩有倡道之功然其所著詩歌古文辭具在自南宋至今六百餘年邑中不乏穎異之士卒未見有能及之者夫文與道之不能離而爲二也好學者必有深信余言之不妄者矣

靜成書屋說

李生映棟新構書屋數楹余取諸葛武侯語題其額曰靜成昔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然後出而應世明儒歸熙甫以爲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今生居雖在城市之中而遠絕喧囂蕭然有林壑之趣如復能虛明純一其心以與古聖賢人相質對則所以成其學者夫亦何羨乎羅浮也哉

息廬說

吉先錢翁治室於所居之東南隅植四時花木於庭以自娛其暇余題之曰息廬而爲之說曰人當少壯時恒苦無所樹立老又馳騫而不知止翁自吾郡秀水徙家濟上四十餘年其業逾大諸子皆游太學而仲子已列名仕版不日有祿養人共羨其樹立之宏翁顧潛身嘉遯樂爲山林處士之娛不復以塵網自攬賢於馳騫不知止者遠矣余故以息老之義名之益以著翁之志云

治齋說

凡執乎故不能卽乎新者皆非自得之學也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切磋可以悟學素絢可以悟禮啓行胥字可以知古人貨色之同民譬之大冶鑄金洪鑪旣鼓一切銅錫汞鉛投之輒化無復有故迹之存故曰溫故而知新學不知新所得者記問之粗迹而已奚以應天下之無窮哉鄆城黃生道熙以治名其齋蓋有志於知新之學者

余故書此勗之生其務思昔人所謂胸有鑪鞴者若何而後可以化其滓而出其液也哉

揭德求字說

詩大雅下武之篇說者謂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之詩也顧其所爲能繼前人之緒者不過曰世德作求而已後世人溺於功利動以機智相高其於先世厚德之事輒視爲迂愚鈍拙不足以趨時而合變心竊鄙之此周公無逸之書所以有乃逸乃諺之慨也揭生仰宸其先世世有淳德尤以治詩名家其家所藏書有詩論多識錄讀詩指括諸編皆其先世所著而詔安訓導樗園先生以文行表式士林崇祀鄉賢余嘗爲之傳卽仰宸之祖也及是其子長緒旣冠來請字余故本其家學所傳取詩下武之義爲之字曰德求德求其歸讀先世之書而爲之深思其義當必有曉然於余言之非妄者而因以求所謂世德者而繼承之則所以光衍前人之緒而引之彌長者必有異乎世俗之所云而益知前人之遺我者厚矣苟徒自逞其智以求勝乎前人是豈余之所望於德求者哉

廖氏三子字說

廖維東三子長其忠余字之曰行之次其恕余字之曰有之次其慧余字之曰乘之維東請余爲之說夫人端居寂處未有不謂能忠者及措諸應感交錯之會或事紛而迫不暇給或意倦而苟吝其餘其違心而負疚者多矣故

必所行者表裏如一乃足以見其發已之無不盡子曰行之以忠行者忠之驗也準已度人則情不隔而可以得爲仁之方然使以空然無有之身率天下而爲頽惰委靡之習卽無復有檢閑繩墨之可循故欲推施之不忒必先求端於一已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是乃所謂藏身之恕是故有者恕之實也跛而望者不如登高之博見憑虛而擬者不如學古之多通泛浩淼者必資舟楫越遐峻者必資馬此乘勢之說也月假日以爲明人謂日之光無所不燭不以晝夜有殊然而假於月則雖中夜猶明否則光不得其所儷而闇然以晦晦朔之日豈有異於弦望之日乎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思不如學人知乘勢之說爲圖功集事言之也豈知卽思不如學之說乎以虛靈無碍之思得古人之典籍爲憑其慧乃無所不通是故有所乘者乃其慧之所由以顯也夫行之以博其施有之以厚其蓄而又乘之以無所不達之勢外內交養而濟以博文窮理之功君子之學其亦不能有加於是矣

熊崑伯字說

禹導水凡水皆委諸海言水而至於海止矣而鄒衍之徒以爲此特裨海耳裨海之外又有大瀛海環之水之源河爲最遠禹貢導河自積石則言河源者至積石而止矣而張騫劉元鼎都實之徒必極之崑崙之墟去積石又不知其幾千里焉夫鄒衍之言雖作史者亦以爲海外非人所

能睹而崑崙近在西域歷見史傳而元史載都實事尤詳
覈可據則夫河之源於崑崙也的矣雖然余讀元史河源
自土蕃朶甘思西鄙至赤賓其流始大然水猶清人可涉
至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自是而下兩山峽束廣可一
里二里及半里其淺狹如此以視巨海蕩潏春天無際者
區區如躡涔之一勺而謂窮極荒遐自誇其耳目之異者
其與坎井之蛙何異然余聞之韓子曰沿河而下苟不止
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
焉世徒馳騫於汜濫無涯之境以是爲奇而不知循其本
此如憑秋潦之漲跳躍自喜以爲吾其至於海矣忽焉枯
涸黏死塊礫之間爲螻蟻之所制已耳孟子有言原泉混
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又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士之
有志斯道者又安可以鄙淺狹之境放心宏遠窮大而自
失其居也哉熊氏子名瀛洲瀛洲爲三神山之一相傳在
渤海中去人不遠非如瀛海在大九州外人民禽獸莫能
相通然自秦漢以來燕齊諸方士求之終莫能至是其爲
說亦瀛海之類耳然吾以爲循其本而求之自崑崙之墟
再折而達乎積石逾龍門南至華陰東至底柱孟津過洛
汭大伾至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由是而之焉使世
無瀛洲瀛海之境則已果有之則放空虛而掉無垠沐浴
日月嘯吸靈怪何莫非此淺狹者之吞納衆流而自致乎
此也哉於是瀛洲旣冠來請字余欲其知所本也命之字

曰崑伯而復爲之說如此

廖迪檢字說

廖生其豪來請字余字之曰迪檢而告之曰淮南子云智過百人謂之豪夫非自矜其智求加於百人以上也人皆縱軼於檢柙之外我獨自迪於檢柙之中則雖聚百人之心思才力求勝於我而卒不能是我矜其智其智已出百人以上矣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文王善作人者也然觀文王之所自爲曰卑服曰微柔懿恭曰不敢盤於游田其納身於檢柙者可謂至矣士能聞風而興不待躬被文王之教斯爲異於凡民之豪傑而世乃以跡弛自縱爲豪其亦異乎孟子之所云矣廖生以才藝馳聲縣校同輩多推讓之者余故因淮南之解爲推其所以致此之由誦孟子興於文王之論有感於周公無逸之戒慨然見古聖作人之有本爰舉法言迪檢之義以爲生勗使其由是而之焉庶不負 國家械樸作人之化苟惟跡弛自縱已也不能動迪檢柙卽不能智過百人其亦何以自豪於衆也哉

養生說示邱生琬德

人之病也其火日炎於上善養者貴有以抑之使下譬諸薪柴之燒勢可蕪天然而蒸騰不已則一縷之烟如雲釋嶠而光燼矣置諸瓦鼎之中灰加其上使其光不燄則寸餘楫樞足資終日之溫此可以悟養生之道也余少時善

病一老者教之以掘井之法冥心閉目覩頂心一點之光以爲此吾炎上之火也漸而抑之自頂而下以至眉鼻口領胸腹使之墜入兩腋之間漸而入地則掘而追之自寸尺尋常以至於得水其勢愈下則吾氣愈沈浮游之火不知消歸何所而心之神明乃如寶珠之蓄養於澄淵冷澹洞徹而其光不散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此之謂也邱生琬德昨歲謁余於延平氣和而色夷葢壯健無疾人也俄得咯血病今年三月病少間來視余於學宮之寓館及余遷寓金谿門內與生居甚近顧不獲一面問之則其病加劇余乏治療之術而心常念生因書此以示使之讀而思之即使無當於養生之道然試閱而思之亦藉此得消半日餘閑是亦驅除病魔之一術

祇平居士集卷二終

鐵嶺門人李慶棻訂

祇平居士集卷三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辨

諸侯無大祫辨

通考載吳草廬之言謂諸侯有時祫無大祫此臆說也古者毀廟之主皆藏於太廟之夾室祫則陳於太廟而合食焉歷代禮官不聞更有異說朱子論諸侯廟制尤詳六世之後一易世而一遷新主祔則南廟之主遷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夾室而謂之祧祧主之藏夾室朱子舊有定論矣今謂諸侯無大祫則既祧之後卽爲祭享所不及顧必藏其主於夾室也奚爲不藏夾室則又別無

位置之所至如毀瘞之議出於魏晉以降事非經據昌黎韓子已斥爲不可施行毀瘞旣所不可則當遷祔時自宐奉而藏之如謂世遠則其神已散可以不祭則太祖之祭聖人又何必創此僞禮以欺世如謂雖遠而實有來格之神又何忍獨薄於五世以前使爲長餒之鬼始終不與太廟之合食乎且朱子所論廟制遷祔及時祫大祫昭穆之次皆借諸侯廟制明之謂諸侯無大祫則祧主旣無事於藏祧主無事於藏則諸侯太廟先須削去夾室之制以示別於王朝凡或問語錄所載一切皆成謬說矣朱子必不敢爲謬說以欺世則諸侯太廟之有夾室正所以謹藏祧主預備大祫時之合食此實周公制禮之意也

庶人祭考辨

草廬謂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已王制言庶人祭寢未嘗限之以世數草廬獨指爲祭父則似祖以上槩不與焉非禮意也禮以廟祭爲大廟有定制而祭無定限禮經所限唯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耳諸侯不得祖天子則自天子而下皆得而祖之大夫不得祖諸侯則自諸侯而下皆得而祖之皆得而祖之卽皆得而祭之是故大夫士不得爲高曾立廟未嘗禁祭高曾也中士下士不得爲其祖立廟未嘗禁祭其祖也不禁其祭而又不許其立廟意者祫祭則於廟時祭則於寢乎至於庶人無廟則不特祖以上皆祭於寢雖其考亦止祭寢而已祭寢之法

禮不居一集 卷三 二
蓋對祭廟者言之非謂庶人不得擅祭其祖也古以祖爲
王考曾祖爲皇考高祖爲顯考故祭法曰大夫顯考無廟
適士皇考無廟然皆得爲壇以祭官師則王考無廟而祭
之是無廟者之得與於祭禮經既有明文矣夫有廟者業
已備極尊崇之祭然於無廟之祖仍得展其報本之仁况
本無廟者但祭於寢其禮已殺顧復割其先祖之愛使人
皆習爲背本忘始之行乎草廬又云中士下士得祭其祖
於禰廟上士祭曾祖於祖廟夫立廟以祭所以尊之也今
使無廟之主反得踞乎其上而有廟者每祭輒壓於所尊
是豈古人立廟之意乎果若此則何如竟爲其高曾立廟
而使父祖祔食之爲安乎然據其所說無廟之主仍得不
廢其祭自下士以上皆然顧獨禁庶人之祭其祖則又自
乖其例豈非所謂多所牴牾者乎昔伊川程子之論時祭
必兼及四親若止祭禰是知母而不知父非人道也人孰
甘以非人道自居程子此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也近人乃謂大夫而祭高曾已覺分之難滿此直非人
道之論耳

太初改歷年名辨

史稱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蓋甲寅之年也索隱云
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當由班固用三統法與太初歷不
同余謂歷家推步之術代有不同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
從古更無異說况太初歷史公手定不應年歲甲子尙有

錯記篇末歷術甲子所載天漢以後諸年號說者謂皆褚少孫所補果有舛謬少孫不應貿貿然不加考正反以非其年歲而強綴以他帝更元之號且漢志云以前歷上元

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其統首一年不計故

得此數若并統首計之當云四千六百二十歲

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

歲則是歲之爲甲寅班氏亦旣明知而其下復有太歲在子之云前後自爲乖異必誤文也或疑漢志世經一篇所載歷代甲子甚明豈於是年獨誤余卽以世經覈之班氏之誤可決也天官書云攝提格歲太歲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世經載太初元年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歲星在丑則太歲是寅非子明矣天官書所載諸星行度雖不盡史公手筆然亦西漢諸儒纂入又在褚少孫前去史公不遠所言當據太初歷法因此逆數高祖入秦之歲太歲在申歲星在未故五星皆得從聚東井漢志太歲在午徐廣月表注又以爲其年乙未午未之歲歲星當大梁實沈之次與土火金水同聚東井亦非行度所宜明鄭世子載堦進歷言太初元年冬至日爲辛酉以劉歆言甲子爲後天三日余嘗據歷書辨之謂史公預修漢歷武帝親降詔書不應至日甲子猶待後人覈正今謂太初元年丙子則甲寅之歲前爲元朔三年相距二十二年後爲元康四年相距三十八年歷法縱有不同魯史建亥之月火猶西流相距二月巳爲司歷之過何至相違若是

之遠三代以後治歷者無如漢之太初唐之大衍元之授時爲最善紀年之舛至二三十年有餘曷稱善歷或曰今通鑑綱目二書皆從徐廣之說以高祖入秦爲乙未太初改歷爲丁丑二書上溯周秦下迄五季歷年備載無遺必欲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則下推今世歷書所稱甲子皆非乎曰漢自哀平以後禍變日多自桓靈以逮魏晉兵戈擾攘抑又甚焉當是時官之廢職多矣正時考度皆其所謂未遑念斯者也然則君不告朔史不紀時又豈獨周末爲然哉後人從殘闕之餘強爲追次寧必其一無舛漏如六國表載周元王在位八年徐廣以元年爲乙丑皇甫謐帝王世紀則云癸酉定王在位二十八年徐廣以元年爲癸酉皇甫謐則云癸亥又云元王在位二十八年貞定王在位十年不特甲子互舛歷年久近亦殊同屬傳聞安見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孔子序尙書於周代之年月猶弗能具史公以爲蓋其慎也後人纂述前聞當從孔子序書之法就其的可據信者書之太初改朔史漢皆以爲焉逢攝提格之歲此其的可據信者也其他年歲甲子非諸帝本紀所載則槩闕於不知奚必牽連比伍必欲其一無遺漏也哉曰然則漢代之事均屬子所不知曷不并史記闕之而必以歷書爲信應之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余據歷書糾漢志蓋以天之行度決之也天之行度有常卽有進退亦必以漸而致以今歷考之歲星八十餘年始進越

一辰據太初更歷時歲星已在星紀之末則當劉歆爲三統歷時已隔百有餘年歲星自當進越二辰班氏舉漢志云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此殆劉歆自據其所見云爾遂以之逆推前世而不知有歲進之差則其誤固無怪也余謂歷年甲子諸帝本紀不載獨太初星法具著天官并此不信將疑漢代無更歷之事而可乎此吾所以斷然以歷書之言爲信也

又按陳仁錫史考云二家之歲不同者太史公本上古太初歷法元用甲寅班氏本劉歆三統法元用丁丑各有所主也然謂兩家歷法不同所用歷元各異則可謂同此太初元年可以指爲甲寅又可指爲丁丑則不可兩書歲名各舛必有一非難容強合而太初歷史公手定歷書又史公手著之文吾固不能舍馬而從班也

琴以仲呂爲角辨

古琴五絃桓譚謂文王加少宮少商二絃則餘五絃爲宮商角徵羽無疑矣今以律考之初絃最大而近徽者聲中黃鐘二絃中泰簇四五二絃中林鐘南呂於黃鐘一均宮商徵羽皆合唯三絃特高一律不合姑洗之音故朱子謂琴以仲呂爲角沿其解者謂初與三二與四其聲相應皆在十徽獨三絃退至十一徽與五絃相應者角爲民以其卑於君臣也故下之

此近世俗譜之說

不知下一徽而相應其音

之下者乃在相應之絃據此則謂王者以民爲天故民絃

獨高一律可耳惡得反謂之下自我論之律之作一本自然之音聖人能密審其分寸而為之節非能以已意制其進退也如果可以仲呂為角則施於琴者亦可施之於瑟推之匏竹皆可如是何獨異之於琴且五音之外復有二變徵之變於律為蕤賓其於林鐘之徵相去甚微唯以姑洗為角則中隔仲呂一律其音稍遠而殺故能宛轉承續抗隊皦如若使仲呂蕤賓林鐘三聲同出一均之內則其節度甚促自非以聲為律之聖惡能於喉吻間倏忽變遷分守不失就使如是歌者難為口聽者難為耳矣

語見韻學五書

詩本音蓋譏改字諧聲者如誰謂汝無家之分叶訟獄吁嗟乎騶虞之分叶祀縱此借用之分

若因此而

廢去變徵之聲則其音更有所不備是故以黃鐘為宮則

一均之內必無仲呂之音若以仲呂為角則黃鐘特宮之變者必不得直謂之宮或曰若是則琴律得毋以變宮為宮乎曰是又不然宮徵有變商羽無變若以黃鐘林鐘為變宮變徵則商與羽何以舍夾鐘而用泰簇舍無射而用南呂乎此又不可通也曰子以黃鐘為宮必無仲呂之音而今三絃則既合於仲呂矣以仲呂為角必無泰簇南呂之音而今二五兩絃則既合於泰簇南呂矣如謂不宐有而有之則叢雜乖戾琴為律呂失次之尤者矣曰琴律未嘗有失後世言琴律者失之耳蓋十二律還相為宮宮非黃鐘所能獨據也論者不審律之變徒執絃之最大者為宮故商角徵羽皆若為諸絃所偏據至推之於律而不合

則不得不造為謬說以解之今自三絃以至七絃按之於律仲呂林鐘南呂及黃鐘泰簇之子聲適合於仲呂之一均則今琴固以仲呂為宮爾規規焉執黃鐘為宮謂諸絃有合於商徵以下諸聲不知三絃仲呂之變固已宮移而律換矣猶守故迹以求之母乃近於刻舟之見乎曰律始於宮今以三絃仲呂為宮則初二兩絃何當焉曰以黃鐘為宮則五音二變各取其本律之聲而已無不和以仲呂為宮則黃鐘泰簇之為徵羽其音反下於宮故但取其半律為子聲而其全律之聲則寄之於外二絃以相應和所以盡聲音之變而極夫詠歎淫佚之神也曰朱子之說自十三徽以至一徽按而求之絃得二十一聲則所謂子律

正律倍律者一絃之內俱備之矣

宋姜夔樂議分琴為三準自一暉至四暉為上

準四暉至七暉為中準七暉至龍齧為下準其分寸合黃鐘之子律正律倍律

今以仲呂為宮即

何不高其初絃之律以應乎仲呂而必越二而及於三曰以初絃為仲呂則宮位固可不易然不曰大絃急則小絃絕乎今易三絃為宮則但高其三絃之律而諸絃俱無所更張少宮少商則但以指按而求之故雖七絃之最清者亦不病於張之太急而黃鐘泰簇之本律又得寄之於外二絃以相應和此和之至也曰自古以大絃為宮命之曰君絃餘亦俱以商角徵羽稱之其小者曰少宮少商今子以角為宮則諸絃名位俱移不得已而從俗師之稱以一二三四為識吾恐其戾於古也曰絃有定而音無定今試

以匏竹例之馬融羌笛頌以君明所加後孔為商則五音本有定稱今之羌笛加為六孔又更為七調則其稱自當隨調而更豈得泥乎其舊猶執後孔為商乎史記樂書言絃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今絃大者乃居最外其餘自外以及於內未嘗大小相次也

史言相次

蓋謂商張右傍即角張宮左徵又在商之右羽又在角之左雖相雜而不失其次序也絃之有定者

猶且更易如是况音之無定者乎聶崇義三禮圖述舊圖之言謂文王加二絃蔡邕又加二絃故琴有九絃者陳氏樂書亦云蔡邕之琴九絃以今推之安知非邕之時已取仲呂為宮文王所加二絃已易為徵羽之音故復加二絃以為少宮少商乎如謂邕之世去桓譚未久不應宮徵頓

易則譚之世去史遷亦未遠何以張絃之次已盡更其舊

乎譚謂第一絃為宮次商角徵羽曰然則後世之琴無復以黃鐘為宮者

乎曰有之俗所稱慢角者是已三絃特緩一徽適中姑洗之律以黃鐘一均推之商角徵羽以及少宮少商之音無所不合第俗師承襲舊譌謬以仲呂之音為角故反加此以慢角之名實則如此而後合於黃鐘之正角也曰敢問後世之琴何獨有取於仲呂曰律之最高者應鐘由黃鐘左旋順數之歷六位而得仲呂由無射右旋逆數之亦歷六位而得仲呂則仲呂之音正得清濁高下之中後世樂律日高於古然亦必有所取以為中故十二律皆可為宮其常用者黃鐘仲呂二宮而已今世俗之樂比於人聲者

其律調稍下若但以絲竹為奏如古白華華黍之章不復
與人聲相應和即更翻高調類皆易宮為徵其易宮為徵
者是即仲呂為宮之意也

黍稷稊梁蜀稊總辨

按諸志所載穀種有黍有稷有稊又有稭有梁有蜀稊今
取陸清獻靈壽志所徵經傳諸書益以呂氏春秋及明季
徐光啓授時通考之論總為辨曰稷粟各異而實同黍稷
類同而種別稭為黍之別種梁稊皆稷之別種蜀稊則其
非稊而借名者也郭璞謂江東人呼粟為梁邢昺謂梁者
稷也可知稷粟實為一物至於黍與稷較則黍早而稷晚
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其用之也則又黍貴而稷

賤

良相詩云其饌伊黍鄭箋謂豐
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是也

今俗所謂小米者稷也

黃米者黍也黍有黏有不黏不黏者飯黍黏者釀酒之黍
近人以飯黍為稷是同其所異分粟稷為二是異其所同皆
俗謬也稷雖小而賤然今土人皆直稱為穀則以所產最
多故獨為諸穀之長稭之名經典所不載見於呂氏春秋
本味之篇賈思勰齊民要術謂刈稭欲早刈黍欲晚稭晚
多零落黍早米不成黍稭並稱故知稭為黍之別種稷之
類有穗如狗尾艸而味最美者謂之梁爾雅注有赤白梁
粟之稱皆好穀也又廣志以稊為黏粟說文謂稷之黏者
故知梁稊皆稷之別種至於蜀稊古所無有漢地節三年
始種以種來自蜀而其黏者近稊故借以為名非梁稊之

稊也亦名蜀黍又兼梁稊粟稷諸稱以其形似蘆荻則有
蘆稊蘆粟荻梁之號以其藁本堅植而長又曰木稷曰高
梁皆以形似而名其種亦有黏有不黏意其始亦必以黏
者為稊黍不黏者別冒他稱今則槩而一之矣又今河南南陽人以
稊為莠類其苗實皆大於莠而不可以食故不以為穀然
考呂覽本味篇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稊注云關西謂之糜
冀州謂之糜糜實係穀類南陽
人所謂稊者自屬莠之別種耳

鶻鷹鷓鴣辨

鶻鷹鷓鴣皆鷲鳥考之字書鶻為鷹屬又名鷓鴣又為鷓
屬展轉相釋終莫能得其實予謂列子天瑞篇云鷓為鷓
鷓為布穀久復為鷓以此為物變則鷓之非鷓可知杜甫
義鷓行言蛇食鷓子鷓領健鷓復仇則鷓之非鷓可知南

部新書云鷓鷓鷓鷓狗謂之五坊唐時置使分領之鷓鷓
鷓皆置使分領其非一類尤明今為博考他書折以已意
為之辨曰鷓獵者所畜頂有毛角謂之角鷓徐鍇以為隨
人指縱者是也鷓鷓於鷓而多義鷓類鷓而其力差遜鷓
則四鳥中小而尤詭者也讀甫義鷓行則鷓之力宜視鷓
為尤猛故以鷓鳥之最稱之而畫鷓行又有長翮如刀劍
人寰可超越之褒柳宗元鷓說謂冬夕攫取小鳥之盈握
者左右易之以煥其爪掌旦則忍饑而縱之李邕鷓賦亦
云益信柳說之不謬鷓賦云營全鳩以自
煖乃詰朝而自釋又禽經云鷓不
擊胎鷓既力不如鷓亦無此義宜不可與鷓竝論也鷓雖
力不如鷓而其所擊者不特禽鳥兼可搏兔俗稱為兔虎

是以獵者與犬同縱陸機云鷓燕領鉤喙向風搖翮疾擊鳩鴿燕雀而食之鷓所擊不過禽鳥之微者則其鷺宐又遜於鷹鷂鷂雖同類然韓愈嘲魯連子詩有云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鷂子以細黠稱鷂則又鷹鷂之所不受每見人家雞雛啄食忽爲鷺鳥攫去疾不可追人以爲此鷂鷹也鷂之技止於乘機竊取且至下逮雞雛宐爲諸鷺鳥所不屑故余謂四鳥中之小而尤詭者也總而論之鷹鷂才力雖殊終爲同類故古人常以竝稱鷂鷂則高下懸殊杜甫畫鷂行鷂所不敢承當韓愈嘲魯連子詩又鷂所不屑與辨者矣

濟水辨

濟水發源王屋至鉅野分流爲二故自金天德以前濟州皆治鉅野乘氏故縣卽在其境水經云濟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菏者濟別名也酈元曰菏水東與鉅野黃水合黃水上承鉅野諸陂澤東流謂之黃水黃水東南流又東逕鉅野縣北又東逕咸亭北又東南逕任城郡之亢父縣故城西南至方與音房縣入於菏水志濟寧水道者據此爲文謂濟之別流亦嘗經歷任城之境然吾謂菏水東與黃水合蓋謂菏水流至方與與之合耳至黃水上承鉅野諸陂澤云云乃專敘黃水之所自來其自鉅野以至亢父故城西皆在未合菏水之先而濟之別流東過乘氏縣南者自由昌邑金鄉東緡以至方與始名

爲荷經文所載甚明初未嘗涉歷任城之境也經又云荷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則州境所流之泗水實與濟之別流相合寰宇記云荷水亦名南濟水故近人多以北清河爲北濟南清河爲南濟北清河卽濟瀆南清河卽泗水也考方輿故城在今魚臺縣北則自魚臺以下泗水合荷強名曰濟可也州境之泗未合於荷何自冒稱爲濟世指府河泗水爲濟蓋近俗之沿訛耳考古者當知濟州故治鉅野金天德中徙治任城始有濟州之號元世祖升濟州爲濟寧府其治亦在鉅野後復改治任城故又稱爲濟寧濟與濟寧皆沿鉅野之稱非謂州境自有濟水也今以州之名濟已舊濟之水不可以無考故附記之必欲以泗水爲濟於魚臺縣境求之可耳

沛沛辨

沛與沛古書中多混然有可以互稱者有不可以互稱者班固謂故秦泗水郡漢改沛郡則沛卽泗也故凡郡縣之瀕臨泗水與澤之爲泗水所瀦而得名者皆當作沛沛郡沛縣沛澤是也至若發源王屋至乘氏縣西分流而南別爲荷水注泗以入淮者皆屬沛水古書或誤作沛當改正至荷水東至湖陸入泗又東過沛縣東北則沛泗旣已合流故可互稱未合之先泗水在東荷水在西沛與沛固不相亂也

濟寧桓公溝辨

祇平居士集卷三終

南平門人危履亨訂

祇平居士集卷四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解

國書解

凡書古曰文今日字古書依類爲象後人卽其始作之書
合併交加遂以孳生於無已故曰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
相加謂之字字猶孳也言孳生無已也以六書言之象形
會意指事皆書之所始轉注假借諧聲則其孳生之用然
會意指事必就先所作書合併交加其義乃見轉注假借
則未有不兼乎諧聲者故嘗謂書之作也始乎形孳乎聲
形聲二者六書之大綱通其說者六書之義思過半矣至

桓公溝舊志云源出州西界四十里崩山下晉冠軍將軍毛彪生奉桓溫命鑿此故名在亢父城北按水經注黃水逕在城郡之亢父縣故城西其中謂之桓公溝舊志所言當有據然考金史地理志金鄉有桓溝金鄉與濟寧聯壤豈其地割隸無常故昔屬金鄉今又屬之濟寧耶又考國朝行水金鑑言桓公溝自鉅野入嘉祥又入魚臺則似溝水所經乃在州西南鄰縣之地非竟屬濟寧舊府志又屬之東平州謂在州之西南與南旺鉅野相接又引晉史太和四年溫北伐掘渠通濟後劉裕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謂之桓公溝檢晉書廢帝安帝二紀地理志皆無此語惟溫本傳稱其北伐次金鄉鑿鉅野三百里通舟運則此溝甚長宐不止一州一邑之境而舊志崩山之名又爲他志所不載唯嘉祥今縣治金大定間所徙城內正北有萌山疑卽舊志所謂亢父城北之崩山考唐史崔宏札傳有盲山故渠則舊志以爲崩山蓋字誤也然溝水來自鉅野則其源又似不出於此始記所疑留俟後考

祇平居士集卷三終

南平門人危履亭訂

祇平居士集卷四

解

國書解

凡書古曰文今日字古書依類爲象後人卽其始作之書
 合併交加遂以孳生於無已故曰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
 相加謂之字字猶孳也言孳生無已也以六書言之象形
 會意指事皆書之所始轉注假借諧聲則其孳生之用然
 會意指事必就先所作書合併交加其義乃見轉注假借
 則未有不兼乎諧聲者故嘗謂書之作也始乎形孳乎聲
 形聲二者六書之大綱通其說者六書之義思過半矣至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我朝所製國書一出諧聲而自足御無窮之變故其法簡而用周書分字頭十二而第一字頭實為之原故今特解第一字頭之義夫聲分言之則有音韻二者音者喉齒牙舌唇之所出世所傳見溪羣疑等三十六字母是也韻則自上平之一東至入聲之十七洽是也昔人謂古韻惟五今以意推之東冬江陽庚青蒸其韻同出鼻音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其韻同出喉音侵覃鹽咸等韻謂之閉口以其同出唇音真文元寒刪先等韻謂之抵齶蓋必以舌上抵齶齶成音支微齊佳灰諸韻古未有定名愚以意定之謂之懸舌蓋他韻舌皆帖處齒齶之下真文等韻又必上抵齶齶之間唯支微等韻不上不下懸處其中故謂之懸舌至於平上去入四聲互用則宋吳才老已言之朱子亦有取焉者也國書第一字頭悉取喉音中歌麻魚虞四韻之全及支微諸韻中齊齒齶齒之音如妻齊資慈者列之蓋他韻始出之聲如此又必借他聲收入之始成此韻之聲如東之始出也其聲為都以翁字收之始協真音始出

之聲自於喉所收之聲則有鼻唇齒舌之不同唯第一字頭所取終始喉音不參他韻如支微諸韻中開口合口之音實亦終始喉音然如佳則合基於推灰則合呼於隈不能終守其始出之音故唯齊齒齶齒之音不參他韻故獨為十一字

頭諸韻之原若夫音有南北南人讀上聲如去北人呼陽聲如陰故謂南無上聲北無陽聲今以三十六母推之羣為溪之陽聲定澄為透徹之陽聲竝奉為滂非之陽聲從

床爲清穿之陽聲邪禪爲心審之陽聲匣喻爲曉影之陽聲 國書陽聲俱併陰聲故無羣定以下諸聲然有併入者又有附入者疑與微音近影喻卽附入影母他若孃附泥徹附穿知附照敷附非皆以其音之相近故 國書唯影泥溪見曉邦滂心審透端來明穿照非精清日十九母其所列之次則自溪見曉三聲外類皆母經而韻緯母分六韻斷三韻爲句首句第一字爲韻中嘉麻之聲第二字爲車遮之聲第三字爲妻齊之聲次句第一字爲摩訶之聲第二字爲都圖之聲第三字與第一字聲相近但其韻稍長其聲又較宏大耳以漢字譯之則首句爲阿厄衣次句爲惡烏惡此十九母中之影母也次六字爲泥母韻與首二句同例後悉倣此泥母下三句九字則又韻經而母緯首句爲嘉麻音次爲摩訶音次爲都圖音而緯以溪見曉之三母其下邦滂心審四母則皆母經韻緯如首二句例此下透端二母共十字分五句則又以韻爲經以母爲緯例以首句之音首二字爲阿次一字爲厄次二字爲衣次二字爲惡末二字爲烏其下來明穿照四母與邦滂心審之例同又其下五字爲影母齊齒之韻凡韻有開口齊齒合口撮口之別故每韻必有四音 國書多開口之韻惟影母則開口外兼列齊齒合口二韻蓋反切之學上一字取音下一字取韻音有齒牙唇舌不同韻則必歸於喉然後兩合成聲始渾然而無跡第一字頭諸韻皆屬於喉

而影母則音亦屬喉他若溪見曉三母雖屬喉音然必借

得喉音故獨兼列齊齒合口之韻以備兩合成聲之用其

撮口之韻已具齊齒第二句中若取他韻則以各母妻齊

韻合於影母齊齒之音如基牙為加或於妻齊韻下再入

喻字之音如欺喻為區而合諸影母之合口者如區盟為

靴故不必別出撮口之韻已備四韻之全但影母齊齒音

第三字與開口呼者無別故首句祇列二字首二字為牙

為衣與首句開口呼者無別此下六聲即溪見曉之車遮妻齊二韻又

其下三句九字與篇首第五第六第七句同但前三句聲

在齟齬間此則純聚喉中聲尤充滿而渾雄又其下二字

即影母合口之音不列第三字者與齊齒音同義影母首

哇盟第三字當為尾音尾為盟下加并無第四字以下三

聲者即首句開口呼之惡烏惡也又其下非來精清日五

母仍用首二句例母經韻緯重出來母者此為都盧音都

盧音非南人所能強效今細審之似於來母上先以影母

之音而合出之如來母第一韻為拉以阿拉二所由與前

列透端下者異也凡各母第三字例用妻齊韻唯精清二

母音出上齒避與照穿複混故用齟齬資慈之韻審母亦

借用之故其聲為詩然審為下齒之音與他例不符故列

入篇後雜字雜字者所以補字頭之未備而該乎音韻之

全也其字為齟齒韻之心穿照及魚韻撮口呼之影泥見

其音為四尺蓋至是而韻之屬於喉者始無不備然後循

次讀之每字加以英音則爲東冬等鼻音之韻加以衣韻則爲佳灰韻及支微齊等合口呼之韻加以由音則爲蕭肴豪尤之韻加以因音則爲真文等抵齟之韻加以母韻則爲侵覃等閉口之韻而其外又有直舌捲舌滾舌諸音曰忒曰而曰勒曰克曰朴曰思之類則以漢字譯之必並書兩字之音始能得乎本音蓋併三十六母爲十九國書所以簡於漢音而溪見曉來有重出之韻及別出直舌等音兩合成字則又漢字所無也

亡友萬光泰循初最精聲韻之學然自謂達心而拙於口屢索余代爲疏解將以示其友人余不暇以爲頃余被罪幽居寢食外無一事偶憶乙丑初入京師得國

書讀之雖不能兼通其義訓然頗畧曉其聲類分合之故因追爲之解如右今人讀侵覃以下諸音與真文相混讀國書可知其有別又如綠衣詩以風叶心招魂之亂以楓叶心朱子楚詞辨證中頗有論說今國書風與心南同列一音又詩以儀叶河以施叶嗟類難悉舉禮記以且訓祖今韻魚虞中畚塗等字時或錯見歌麻第一字頭又可知古韻本自相通也惜無由與同學故人一相質証又嘆循初今日遂已無此日月而余以籠雛檻豕視息尺寸之區亦日以槁死爲虞不覺掩卷茫然百感交集也

追王上祀之禮下達庶人解

中庸述周公所制追王之禮皆王朝祭享之儀顧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諸侯已不得追王其先妄干天子之禮何況庶人經之意蓋言時享祫享之禮自諸侯以至庶人皆得倣此意而行之也蓋以王爵爵其先與以天子之禮祀其先非身爲天子不可至於報本追遠人有同心不容禁遏故時享祫享之禮盡天下之人必使之皆有以自申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人無父母何生無先祖何出時享祫享下及庶人所以教天下以不忘本始之義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同義故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祫享之禮自天子下達古聖人惟恐人之背本而忘始故以身爲率欲使民德悉歸於厚必無有禁人之報本反始而反加以僭竊之罪也周公制禮在成王世太王王季於成爲高曾二代與祖考爲四親廟蓋四時所常祭者四時所常祭者皆尊以王爵則爲太王王季之尸者必服袞冕可知至自不窋以下非四時所常祭者則於祫祭及之曰上祀先公則爲尸者必服鷩冕不服袞冕可知然而樂舞則用八佾徹饌則歌雍詩其他牲牢器皿俱有非諸侯以下所敢干者此謂祀之以天子之禮也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何也此反言以起下文也如二王之後雖得自用其先代之禮樂然以上公之禮祀其先終不得與周室比隆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何也此則正言祭從生者所謂追王上祀之禮之下達者也大

夫之父不定爲士經言父爲士不言父爲庶人大夫得廟
享其祖經又不言祖之爲士爲庶人何也曰古文多互見
之辭舉一可以例餘旣已祭從生者則其子孫苟得躋於
大夫之秩卽無論父祖之爲士爲庶人皆得以大夫之禮
祀之時享旣然則當祫享時雖其已祧之主亦必以大夫
之禮祀之可知也蓋生雖賤微歿得與享尊榮之祭所謂
斯禮之下達者然也如謂必其父之爲士而後可祭以大
夫則斯禮達乎士而止不得下及庶人矣如謂士庶人但
有時享無祫享則追王之禮達上祀之禮格而不行不得
通謂之達矣記曰禮由義起又曰緣人情而制禮後世禮
文殘缺儒者旣不見全經又不能準情度義以精求古人

制作之意但據王制一昭一穆之文妄謂大夫止祭祖考
經言大夫不得爲高曾立廟豈嘗禁使不祭乎大夫得祭
高曾余於祭法中嘗論之至於庶人皆得祫享其先中庸
所言下達之理乃其的據解者復以下文不再及上祀爲
疑下文言父不言祖將謂祖亦不享大夫之祭乎且謂士
歿得享大夫之祭以此爲下達之禮則上祀一語幾成贅
設卽謂王朝祭享之儀不宐漏畧則雖竝舉時祫二享至
於下達庶人要必鑿指一節言之不應竝承追王上祀統
以斯禮目之也昔歐陽公爲濮議謂爲人後者於其所生
父母之名不可沒至歷引前代之文以証之論者猶斷斷
然必以所生父爲伯叔余亦謂中庸言祫享之禮下達庶

人其旨甚明論者復爲異說以汨之余故句爲疏解以釋其疑必欲薄於本始堅執近人之論謂大夫以下槩不得享及五世以前則歐陽子所謂雖聖人復起亦不能與之辨矣

旅酬下爲上解

蔡虛齋謂弟子舉觶非勸其長飲蓋洗盞更酌以歸於其長其長則用此往勸他人耳是說也林次厓已據儀禮駁正其非近濟陽張稷若曰儀禮唯燕坐時乃有執事者行酒餘竝親酌無代酌法也語尤徹透其他所論虛齋多不與儀禮相合汪武曹辨之最明其言曰兄弟弟子舉觶爲旅酬始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爲無算爵始兄弟弟子

舉觶凡二次賓弟子止一次旅酬時長兄弟酬賓是其弟子之觶賓酬長兄弟則前此主人酬賓之觶之奠而未舉者非其弟子之觶也又曰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據儀禮爲旅酬後行無算爵事中庸鄭注及朱子章句皆屬之旅酬者蓋旅酬無算爵皆所以盡歡心而無算爵爲尤甚下大夫之禮闕旅酬止行無算爵雖曰其禮從殺要亦以無算爵所及尤廣已足以盡歡心也故旅酬無算爵竝舉則各爲一事專言旅酬自足以該無算爵若但行旅酬不行無算爵則惟大祥爲然使此之所言不兼無算爵不且同於大祥之祭乎雖然武曹之論亦有未合於儀禮本旨者武曹以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及衆兄弟

互相酬長兄弟酬賓分旅酬爲四節考特牲饋食禮旅酬但有二節其一曰賓酬長兄弟其下則有長兄弟酬衆賓衆賓及衆兄弟互相酬二事其二曰長兄弟酬賓其下亦有賓酬衆兄弟衆兄弟及衆賓互相酬二事古文簡蓋互見之故張稷若儀禮句讀以前一節爲旅西階一觶後一節爲旅阼階一觶及後二觶並舉爲無算爵今分旅酬爲四節則似長兄弟一酬賓旅酬之禮已畢不復有下二事而下文所云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音遍皆爲衍說矣又前此主人酬賓兄弟弟子酬長兄弟皆止曰酬不曰旅酬自賓酬長兄弟以後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此以下乃謂旅酬鄭注云旅行也受旅謂受行酬也朱子訓旅爲衆則似自左受衆於義難通蓋朱子但據中庸爲訓未及校研儀禮原文故有此失當從鄭注訓行爲是其曰下爲上者何也孔穎達據少牢饋尸禮謂旅酬時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反爲上蓋謂導飲之禮卑者先長者而行事故曰下反爲上爲字當讀從本字若讀去聲則仍是代長者酌酒且是崇長之義不見逮下之恩矣

訓

間訓

索隱謂房四星若人之房三間有四表然房以間計舊矣然謂三間有四表者凡立屋必先植柱以爲表詩所謂有

覺其楹是也顧不曰楹曰表者表雖四楹不止於四也唐
宋以來凡記造作之工動以楹計蓋言所費材木之多如
此非以一楹爲一間也近人輒云構屋三楹不知三楹何
以成屋或又小變其文以三間爲四楹五間爲六楹較之
以一楹爲一間者差有意義然此特司馬貞之所謂表耳
非楹之本訓也宋王安石記祥符觀三清殿云觀之中有
屋四注楹二十有四此則五間之屋今所謂六楹者是也
據古訓六楹者皆當改爲二十四楹四楹者皆當改爲一
十六楹今以楹數難計不若間數一望可知故余記造作
之工悉目爲若干間云

釋

茶釋

詩之言茶者四而其解有三邶風誰謂荼苦大雅堇荼如
飴皆爾雅所謂苦菜是也周頌以薺茶蓼則爾雅所謂委
葉是也鄭風有女如荼則鄭箋以爲茅秀葢茅草秀出之
穗也而朱子詩傳於邶風大雅皆云蓼屬則又與周頌爲
一類正義良耜章載王肅之說茶陸穢蓼水草則又分二
物先儒陸清獻云草木之類有種一而臭味各別者正義
以其分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也愚爲之折其中曰
陸生之茶與水生之蓼有異同屬陸生而苦菜之與穢草
又有異然其種則一故朱子槩云蓼屬所謂以其合者言
之也然茶蓼可合而鄭風有女如荼爲茅草秀出之穗獨

與邶風周頌異種此又不可以其名同而誤合之也

答問

時禘答問

問者曰朱子論宗廟之制一世自爲一廟各全其尊不相降壓又云四時之禘親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如此則每祭必相降壓何取乎常時之獨自爲尊答曰古有日祭月祀之禮時禘特舉諸四仲之月自四仲以外日祭月祀固未嘗不各全其尊也又况禮家所言諸侯唯秋嘗冬蒸二禘夏禘則一牲一禘天子唯禘嘗蒸三禘春禘亦牲則牲饗時之各全其尊者已多如人子孫之奉其祖父伯叔常時未嘗不各致其尊至於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其禮不數又何嫌於一時之相降壓乎

祇平居士集卷四終

將樂門人許遇璉訂

祇平居士集卷五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考

歷代廟學考

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虞夏商周四代之學說者謂以舜禹湯文為先聖各取當時佐佑四聖成其德業者為先師以配享焉顧其制已無可復稽而自漢以後立學者皆廟祀孔子孔子之有廟自其卒後一年始孔子卒魯哀公十六年至十七年公為立廟舊宅置卒守焉漢高祖十三年過魯以太牢祀自是以後歷代莫不崇祀焉光武建武五年使大司空祀并祀七十子於孔廟靈帝元光元

年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之像魏芳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祀孔子於辟雍北魏孝文帝親修孔子謁拜禮文成帝復飭有司別行薦享之禮其廟曰宣尼廟蓋自兩漢時祀孔子皆於闕里靈帝始畫像於學然不釋奠魏時釋奠於辟雍亦不稱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宣尼者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遂以為廟號後齊制每歲春秋二仲月行釋奠禮月旦祭酒領博士以下拜孔揖顏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在城日坊博士以下亦每月朝焉蓋外郡設學立廟見於史冊者始此他若設守卒給邑戶葺祀廟晉宋梁隋間時有之要之自魏正始至隋大業間凡釋奠悉尊孔子為先聖配先師顏子唐高祖武德二

年始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釋奠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太宗貞觀二年國學竝祀周孔前後凡十年至是始用房乎齡議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如隋以前

故事四年詔州縣學皆立孔子廟此唐世州縣學立廟之始寧化志云隋開皇中以周公為先聖南面孔子東面唐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貞觀中房乎齡請別祀周公又云定孔子為先聖南面徧祀天下郡邑學皆自貞觀始考之史隋無周公先聖之文唐無周孔各一廟之事貞觀初罷周公祀不別祀別祀乃顯慶間事又貞觀初夫子坐西牖下東向史有明文未嘗南面郡學立孔顏廟北齊時有之隋世亦有州郡釋奠之文寧化志皆謬今正之又按唐世所云周公孔子廟猶後齊之稱孔顏廟非謂各立一廟也二十一年詔以卜子夏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

享自此孔子廟始有以先儒從祀者其後長慶初李繁為處州作孔子廟左邱明諸儒外復有孟軻荀况韓嬰董仲

舒揚雄五人爲貞觀詔旨所未及蓋外州縣又各以其意爲之非國學之制如此也

後孟軻荀况揚雄董仲舒皆從祀惟韓嬰一人始終不見祀典

高宗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顯慶二年用長孫無忌言以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爲先聖自是以後定孔子爲先聖專祀於學萬世無異議焉
玄宗開元八年李元瓘奏先聖廟以顏子配其像當坐今乃立侍餘弟子列像廟堂不預享而范甯等皆從祀請釋奠十哲享於上而圖七十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爲坐像悉預祀曾參特爲之像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廟像自西漢時文翁治蜀崇學校孔子及七十二賢皆琢石爲之像自此始有先聖賢像國學之有像則自靈帝

元光元年始而梁元帝承聖初於荊州創宣聖廟

荊州卽元帝所

都自圖畫先聖像爲之贊然其像皆畫至是乃有塑像然

文翁石像皆席地跪坐自元光以來畫像皆立開元間爲坐像非復古人形制宋時錢子言作白鹿洞禮殿塑像朱子嘗告以兩邾著地反蹠而坐之說子言不能用朱子謂使東南學者不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深慨然反蹠而坐今謂之跪當獻官就位時受祭者先南面而跪向之非所以寧祭者之心蓋古者祭必設尸塑像本其遺意獨釋奠之祭有樂無尸則像固可以不立文翁石像蓋使人睹其遺範追想盛德之儀容彷彿復見洙泗斷斷

氣像韓子所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者是也後世沿訛遂設祭於其像之前非古者有樂無尸之義矣至明嘉靖間用輔臣張璠議易像以主其論始定後世以為不易焉而曾參之配享實始於此先是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國近祠戶三十供洒埽顏回曾參皆配享蓋徒配享於兗州之祠至是始配享國學

或云高宗總章元年詔贈顏子為太子少師曾參少保此曾參配享之始然封爵與從祀異宋徽宗崇寧元年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而鯉伋之從祀乃在大觀咸淳之年又自漢以來諸弟子像祀於廟者止七十二人開元畫像亦然而二十七年封爵凡七十七人悉依史記與廟像不同故知以封爵為從祀者謬也

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服王者袞冕贈弟子各公侯伯五季兵戈史所載惟周高祖幸闕里廟再拜而已宋藝祖建隆三年始詔文宣王廟門立戟十六枝

用正一品之禮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謚孔子至聖文宣

王至聖之稱始此二年賜曲阜廟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

九旒服九章仁宗時御賜飛白書殿榜金字篆牌

今闕里門及正殿榜額遺蹟猶存此孔子廟賜御書榜額之始慶歷四年詔天

下州縣皆立學古者璧雍類宮之制有學無廟釋奠則於

學中行事而已北魏以來始有廟然徒設於國學後齊時

郡學亦得立廟唐貞觀中州縣學皆立廟其後學廢而廟

獨存遂至有廟而無學至是始復詔立學故自慶歷以後

諸州縣率廟學竝稱神宗元豐七年詔以孟軻配享荀况

揚雄韓愈從祀唐世先儒從祀者卜子夏外左邛明至范

甯二十一人而止元豐而後增祀不一自此始有歷代從

祀之儒徽宗時考正廟像冠服制度冕用十二旒服九章
執鎮圭增廟戟至二十四圖賜天下州縣學使式大抵宣
聖廟唐宋兩朝異制開元中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內出王
者袞冕之服以衣之而大中祥符間冕服乃從上公之制
至是始復用王者冕服崇寧三年賜璧雍文宣王廟名曰
大成殿大成殿之名始此是年詔正配享從祀之位先是
唐貞觀中廟像顏子與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同列開元中
又與閔子以下十人同列宋元豐間詔以孟子配享位次
顏子而閔子以下諸賢猶與顏孟並列如故是年用太常
寺議正顏孟配享之位文宣王帳座之前自爲一列閔
子以下從祀者又在其後而故時曾子像在十哲之下與
顏子並稱配食者至是始分爲二大觀二年詔躋孔伋從
祀四年詔贈史記所載公夏首十人侯爵悉預祀政和三
年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王雱爲臨川伯從祀安石挾管
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所爲三經義敗壞學者心術欽
宗靖康元年諫大夫楊時力論之罷配享降從祀之列至
理宗淳祐元年斥去安石父子列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
朱熹及張栻呂祖謙從祀自是學者始知有正學之歸度
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顥孫師於十
哲孔鯉邵雍司馬光從祀自此顥孫師列十哲之位而顏
曾思孟後世稱四配焉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加聖像冠冕
十二旒服十二章顏孟章服皆九而故時闕里廟漢魏以

來代有增修至是制尤大備元成宗大德十年大都宣聖廟成加號夫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文宗至順十年封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邾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復聖宗聖述聖亞聖之稱始此明太祖循元代之舊大成至聖文宣王南向四配東西向稍前十哲稍後爵皆公從祀諸賢列東西廡爵皆侯伯仍詔天下通祀學宮洪武五年詔罷孟子祀六年復祀成化十八年二月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庭所在過者皆下馬此後世廟門外東西各立下馬石碑之所始嘉靖九年議正文廟祀典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從祀諸賢故所封爵皆罷去其四配用元文宗加封之號止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自十哲以下及門諸弟子稱先賢自左邛明以下稱先儒改大成殿爲先師廟門曰廟門去塑像設木主別立啓聖祠祀聖父叔梁紇爲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先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追封孔子父爲齊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爲啓聖王啓聖之號始此然未有追祀之典明洪武初宋濂上夫子廟祀議言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回參坐堂上其父列食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爲甚蓋本洪容齋隨筆宏治間程敏政謝鐸皆言無繇等廡食於義未安宜別立啓聖祠令與孟子父配食程朱父及蔡元定皆從祀先後格於禮官之議至是輔臣張璉獻議特賜允行十二年二月丁巳釋

奠初祀啓聖公自是各州縣學皆立啓聖祠萬歷二十三年湖廣巡撫郭惟賢言宋儒周敦頤之父輔成宐從祀啓聖祠詔可於是啓聖祠始增祀輔成崇禎十五年詔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改稱先賢 國朝順治二年定文廟諡號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改定諡號爲至聖先師孔子雍正元年追王至聖先師五代叔梁紇爲啓聖王伯夏爲昌聖王防叔爲貽聖王祈父爲裕聖王木金父爲肇聖王改啓聖祠爲崇聖祠先是明天啓元年御史董翼上孔廟追祀議謂啓聖祠之設其初特因顏曾思孟坐堂上父不應坐庶下故爲此以通典禮之窮蓋以求安點鯉無繇未及爲孔子崇報計也臣謂防叔伯夏宐一體追封奉祀又萬歷間國子學錄張養蒙疏正祀典謂周輔成旣得比例珣松則張載之父自應例於輔成皆不能用及是追封及於五代而張載之父亦預從祀我

世宗追崇先聖卓越千古而典禮之備後世無以加焉是年十月禮部奏請各省府州縣衛所各建忠義孝弟及節孝之祠節孝祠擇地別建忠義孝弟祠建學宮之內此爲學宮內兼立忠義孝弟祠之始至於及門諸賢從祀者自文翁學堂圖及東漢靈帝鴻都門學畫像唐開元中畫像宋太祖真宗再命儒臣撰從祀諸賢贊皆七十二人至徽宗大觀四年用議禮局言據史記弟子傳增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鄒單罕父黑秦商原抗樂欬廉潔

十人南宋度宗時復增祀孔鯉一人則凡孔門諸賢從祀者共八十三人自唐太宗配祀顏淵卒宗并祀曾子至宋神度兩朝孟子子思皆配祀廟堂後世始有四配之目而故時開元所定十哲之數獨少顏子一人而家語史記所載諸弟子名次子張皆列子夏之後度宗遂特升子張於十哲之位自此及門諸賢祀廡下者七十有一人嘉靖初別爲叔梁紇立啓聖祠而顏路曾點孔鯉皆配食啓聖其餘六十八人則又更正復謬據論語註疏改申黨申根爲一公伯寮

秦冉顏何家語不載皆罷祀林放蘧瑗非及門士令各祀其鄉則嘉靖時諸賢祀廡下者止六十二人 國朝雍正元年復祀秦冉顏何林放蘧瑗四賢於

廟廡又據家語增祀縣亶一人又據孟子增祀牧皮一人而乾隆三年又升祀有子於十哲之次故今制諸賢祀廡下者六十有七人其他非孔子弟子而得從祀者始唐貞觀二十一年以左邛明至范甯二十一人配祀歷代以來增祀不一時亦互有黜陟至雍正元年復進嘉靖間改祀於鄉者鄭卒范甯二人增祀孟子弟子四人又祀蜀漢諸葛亮以下至宋元明儒多有增祀并進 當代大儒陸隴其從祀而宋儒之從祀者先是康熙五十一年特躋朱子於十哲之次故今諸儒從祀者東西廡共五十六人其貞觀所祀二十一人中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罷祀鄭衆盧植服虔三人改祀於鄉元豐從祀

三人中苟况揚雄皆罷祀惟揚雄為洪武二十九年所罷
餘俱嘉靖時定議如此今自廟及廡凡與於祀者悉按會
典原次序錄於後

中座至聖先師孔子

東配二人復聖顏子述聖子思子

西配二人宗聖曾子亞聖孟子

東牖六人閔損冉雍端木賜仲由卜商有若

西牖六人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顓孫師朱熹

東廡六十二人先賢蘧瑗

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梁鱣冉孺伯

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公西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

鄒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輿

如邾吳陳亢琴張步叔乘秦非顏噲

以上唐貞觀間從祀明嘉靖九年

年罷祀

國朝

縣直

國朝

雍正

樂正克萬章

右二人

國朝雍正

二年

周敦頤程顥

右二人宋淳

邵雍

宋咸淳元

先儒穀梁

赤伏勝

右二人唐貞

后蒼

明嘉靖九

董仲舒

元至順元

杜

子春

唐貞觀

范甯

唐貞觀二

韓愈

宋元豐七

范仲淹

國

朝康熙五

胡瑗

明嘉靖九

楊時

明宏治八

羅從彥李侗

國

真德秀

右二人明

張栻

明景泰二

黃幹

國朝雍正

真德秀

國

何基趙復吳澄

明正統二

何基趙復吳澄

右三人明

嘉靖十

薛瑄

明隆慶五

羅欽順

許

謙

國朝雍正

王守仁

明嘉靖十

薛瑄

明隆慶五

羅欽順

許

陸隴其

右二人國

朝

雍正

二人

從祀

二人

從祀

西廡六十一人先賢林放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

年復祀宓不齊公冶長公哲哀高柴樊須商澤巫馬施顏辛

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

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

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申根左邛明以上俱唐貞觀間從祀秦冉唐

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牧皮公都子公孫丑右三人

國朝雍正二年增祀張載程頤右二人宋淳先儒公羊高孔安國毛

萇高堂生右四人唐貞鄭卒唐貞觀間從祀明嘉靖九年

復祀諸葛亮二年國朝雍正王通明嘉靖九年司馬光宋咸淳三年

歐陽修明嘉靖九年胡安國明正統元年尹焞二年國朝雍正呂

祖謙宋景定二年蔡沈明正統二年陸九淵明嘉靖九年陳淳魏

了翁王柏右三人國朝許衡元延祐金履祥陳澹右二人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陳獻章胡居仁右二人明萬歷蔡清國朝雍正二年從祀

右自顏子以下凡與祀者百三十有九人其及門諸弟子

所書姓名字大槩從司馬遷史記傳文史記所載及家語

弟子行篇皆七十有七人而互有不同公伯寮秦冉鄒單

家語不載而家語琴牢陳亢縣亶三人又為史記所不載

至於彼此俱載而姓氏互異者十有五人其一字偶異者

七人公哲哀家語作公哲克公孫龍作公孫寵顏高作顏

亥見司馬貞索隱注今本又作顏刻公夏首作公夏守申棠作申

繚見張守節正義註公伯寮下今本作申績又作申績申

守節蓋以公伯寮即申繚也

續顏幸作顏辛巫馬施作巫馬期姓名同而中少一字者
四人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奚容蒧作奚蒧左人郢作
左郢公西輿如作公西輿少一字而所存之字復異者三
人顏無繇家語作顏由漆雕徒父作漆雕從公肩定作公
堅又二字并異者一人后處家語作石慶然他書多言家
語以后為石不言訛處為慶則作石慶者又近時之誤本
也其舊本家語有而今本失亡者一人則嘉靖間所罷之
顏何是也史記云顏何字冉司馬貞索隱註曰家語字稱
又貞於史記四十二人無年行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左之
下註云家語此例惟有三十七人今家語所載止三十六
人可知今本脫漏家語雖孔氏書王肅為之註然其書不

列於學官民間傳寫摸刻多有脫誤

朱子論語集註謂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

處孔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今本家語無之宋

本所有者猶且脫漏如是况唐世所傳之本乎明嘉靖

時據家語駁史記而縣直一人家語所載獨不從祀又據

流俗譌本之家語而毅然罷斥歷代崇祀之先賢此則張

聰之妄也我

世宗御極考正舊典復祀罷斥諸賢

別有增祀皆根據經史詳覈其生平雖百世之王不能復

易矣今所祀者據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斥去公伯寮一

人益以家語所載琴牢陳亢縣直三人又據孟子增入牧

皮一人而蘧瑗林放則文翁學堂圖所載以其遠有承自
故仍祀於兩廡而曾蒧顏無由則先已配食啓聖故止八
十人焉通廟廡計其他先儒從祀之年各註於本名之下

闕者仍之亦不復能詳考云

先聖賢位次考

古者廟制尊東向之位後世率以南向爲尊故先師廟孔子南向然前志皆不言其所自始近時李世熊爲寧化誌謂始唐貞觀之年然考新唐書禮樂志云貞觀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則寧化誌之言妄矣據新書言舊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牖下至開元二十七年謚夫子爲文宣王自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南面然開元禮載皇太子及諸州釋奠儀皆云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皇太子及州刺史當獻者位皆西向則夫子實未嘗南面也或謂開元禮前此十四年所定固不應預有南面之文余獨以爲不然開元禮有唐一代所遵後雖小有損益其大體卒無更易且貞元元和間則有郊祀錄禮閣新儀曲臺新續諸禮等書肅代兩朝不聞別有制作誠使開元二十七年廟制已更則凡陳設饋享諸儀皆須改正以示有司畫一之守豈得尙仍其舊且新書載仲春仲秋釋奠於文宣王設先聖神座於廟室內西楹間東向先師於先聖東北南向是孔子追謚文宣之後位猶東向新書亦旣言之矣於此顧復自爲異說又况先聖之號雖周孔遞更而以東向爲尊則固一朝定制考韓愈禘祫議謂獻祖宐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宐從昭穆之列是唐世宗廟之祭亦尊東

向之位且在憲宗時猶然而謂貞觀開元時獨以南面為尊則豈後人更變祖宗之舊致前後異制乎史又何以不言元和改制之由也如謂元和廟制亦不過率循祖宗之舊則夫貞觀以前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乃竟如宋紹熙間越州孔子廟有司以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拂今之法戾古之義先師其不妥於此矣而寧化誌又別造隋開皇中以周公為先聖南面孔子東面之文似廟制以南向為尊蓋自隋世已然考隋書高祖紀及禮儀志竝無其語而唐書貞觀二年載房玄齡等建言謂大業以前皆孔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是周孔竝祀實始武德之初開皇之說已屬無稽南面東面之文尤為臆說無疑

矣考闕里誌歷代諡封載隋文帝贈孔子為先師尼父疑寧化誌據此為文遂以周公先聖為開皇間事并造南面東面之文也然贈孔子為先師隋書紀志皆無此語未知闕里誌何本自我論之先聖南面

其制實始於宋觀馬端臨通考所載釋奠諸儀惟州縣釋奠儀有獻官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兗國郕國沂國鄒國神位前東向之文其文雖附列開元禮後然考至聖文宣之謚加於大中祥符元年而兗國以下悉皆宋時封爵開元中封顏子為兗公不稱國祥符始封兗國公郕國以下元豐咸淳間所封則非開元舊制可知新書開元間夫子南向之說蓋作史者習於宋時之制妄意唐世亦然故意為之說如此耳舊書禮儀志載開元二十七年亦有

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之文然與開元釋奠禮及宋崇寧間太常寺所述舊制不符恐劉昫自以五代時所見追意唐至於配享從祀諸賢位次唐宋元亦各不同唐制如此也

時配享者爲坐像在先聖位東北南向其餘畫像於壁者以次東陳南向至宋時改先聖位南向而從祀諸賢則列之兩廡於是兩廡從祀者始皆東西向然而列像於廟堂者位皆西向無東向其西向列侍者元豐以前承開元塑像遺制十哲及曾子凡十一人元豐七年列孟子於顏子之次則凡十二人爲一列崇寧三年用太常寺議正配享從祀之位顏孟二人爲一列在文宣王帳座之東南閔子以下十人又爲一列在顏孟之後雖位次前後稍分其像則皆西向咸淳三年躋曾子子思配享則帳座東南凡四人爲一列而以子張補十哲之闕則列四配之後者仍得十人之數元大德間爲大都文宣王廟則雖列像廟堂者

亦皆東西向顏子子思爲一列西向曾子孟子爲一列東向閔冉以下皆分東西向勝國初悉仍其舊而國朝因

之然宋元兩廡之制雖皆東西向其中又有不同宋時七

十二賢先自東廡之北以次南列已然後又自西廡之北

次列而南

見朱子語錄論漳州從祀諸賢次序之亂

元明以來東西分列則凡

故時東廡之北次居第二第四者皆改列西廡之北西廡之北次居第一第三者又改列東廡之南此兩廡位次之又有不同者也抑朱子因陳膚仲問釋奠之儀嘗論政和五禮及今禮院所頒多舛錯不可用而獨取開元禮爲最善又謂開寶禮悉錄開元禮則似宋初尙仍唐制其南向西向及東西向之位又不知自何世而更也

配享從祀考

配享從祀之稱至宋始分唐世配享者卽謂之從祀其餘畫像於壁者不預享亦不稱從祀貞觀中詔左邱明等二十二賢皆配享而開元中李元瓘奏議第稱爲從祀其請設曾子像則又云享之如二十二賢及辛宗用其議謂十哲宜享於上因爲十哲像而其詔則又云預祀釋奠儀先師祝文則云式陳明薦從祀配神雖顏子亦第稱從祀然而曰從祀又曰配神則知配享從祀固唐世之通稱耳其國學釋奠祝文雖有兼及七十二賢之語然而前享之日雖設先師犧象山壘於先聖酒罇之東而畫像諸賢不聞別有陳設行禮則但於先師首座之前而已至於邱明以下則祝文亦不列其名故雖釋奠之日槩云從祀而特稱子張以下諸賢爲從祀則亦無之是知畫像於壁者不預享亦不稱從祀也宋時始以畫像於壁者改爲塑像於兩廡釋奠陳祭器則兩廡各設象尊二而於三獻官外別設分獻之官以主其祭自此非配享者亦得從祀而從祀者又不得冒加以配享之名蓋自兩廡諸賢而外其顏閔十哲舊時同列廟堂者至此又分前後之位而顏曾思孟稱配享三獻官主其祭閔子以下但稱從祀其祭悉分獻官主之自是以來配享從祀之稱各不相混焉

殿廡考

宋洪邁論顏曾配享廟堂路點乃在廡下子處父上於義

未安以此爲唐以來相傳之制論者遂以兩廡自唐世有
之余考之不然唐無兩廡之制自七十子以及左邱明諸
大儒等但以從祀畫像爲分貞觀中從祀者顏子左邱明
卜子夏等共二十三人開元中更塑十哲及曾子像則從
祀者止十有一人其餘諸弟子及左邱明以下諸儒悉圖
於廟壁元和間李繁爲處州孔子廟韓愈爲其廟碑之辭
有曰像圖孔肖成在斯堂則知諸賢或像或圖悉在廟堂
之上史云廟壁卽廟堂之壁也至於上丁釋奠其陳設饋
享諸儀開元禮言之甚備皆在廟堂之上廟之外未嘗別
有兩廡宋時自顏子十哲而外餘皆從祀廟庭於是始有
兩廡凡兩廡從祀諸賢卽唐世畫像於壁者也然諸州縣

又與國學不同諸州縣孔子廟門人像舊惟顏子一人

唐開

元禮諸州釋奠祝文亦但云先師顏子不及他賢惟國學釋奠則云顏子等七十二賢

後或具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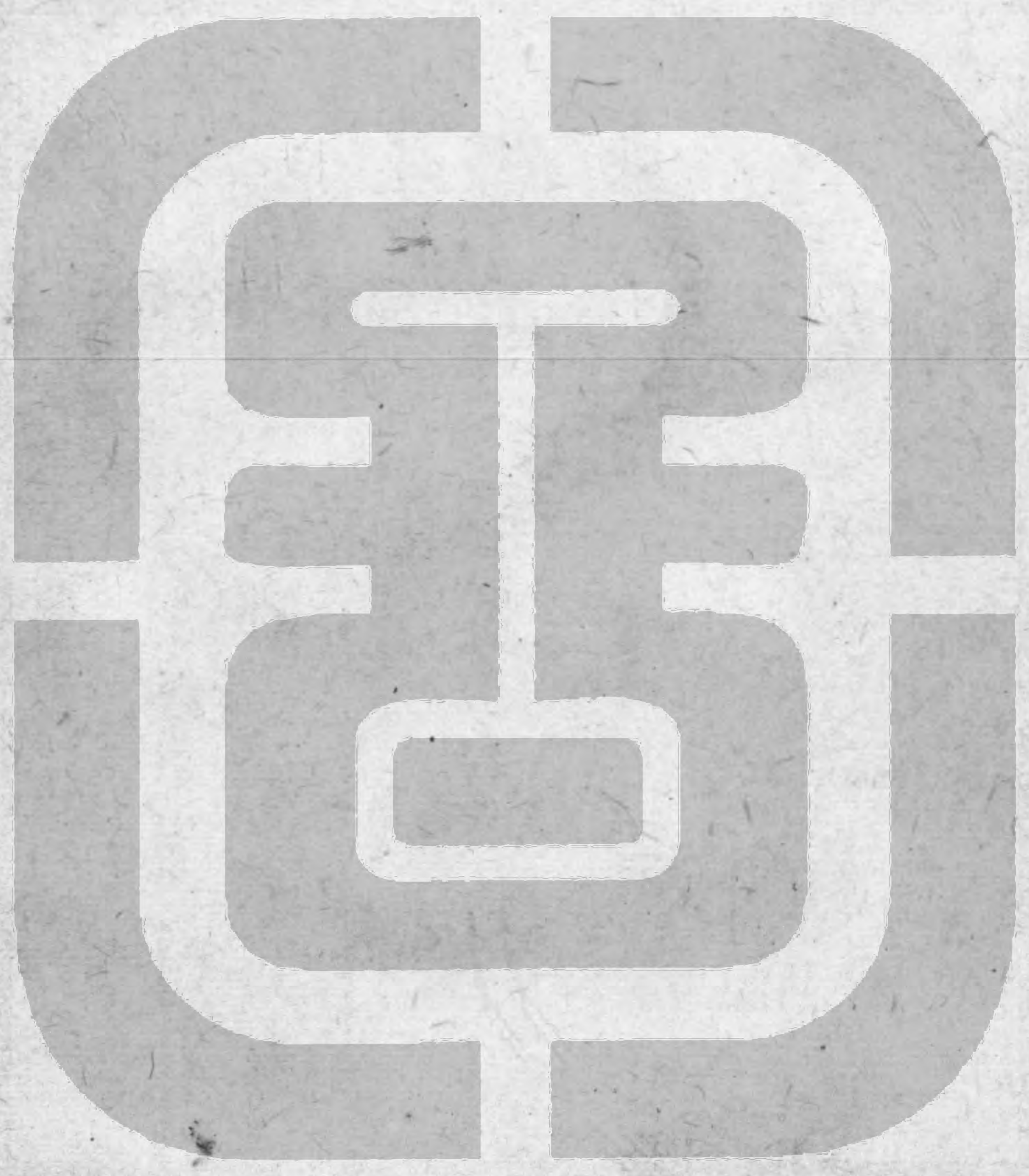
夏子路十人像遂以爲大備故王安石爲繁昌學記第云
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不言諸賢從祀之所至神宗元豐
七年詔以鄒國公同顏子配食先聖荀况揚雄韓愈竝從
祀於左邱明二十二賢之間始頒行天下學廟塑像自此
諸州縣皆有兩廡之祭其陳設則兩廡各設象尊二行事
則三獻旣畢贊引分獻官分獻兩廡皆前此開元禮所未
有也蓋兩廡之制始於宋而諸州縣之得祀諸賢於兩廡
則自元豐七年始洪邁之云特據宋制臆度如此蓋考之
或未詳耳至宋時釋奠儀設登歌之樂於殿上著犧象壺

之尊在殿下其他言殿者不一蓋其稱實始於徽宗崇寧
間前此皆謂之廟北魏稱宣尼廟後齊稱孔顏廟梁稱宣
聖廟唐稱孔子廟宋初稱文宣王廟自崇寧三年詔辟雍
文宣王廟賜名大成殿自此始稱爲殿今所傳宋時釋奠
儀配享諸賢有邾國沂國之稱蓋度宗咸淳以後禮院所
頒也然而文宣王之謚始於唐之開元而孔子廟至宋時
始稱爲文宣王廟大成殿之名始於宋之崇寧而其時亦
但稱文宣王殿楊龜山集有浦城文宣王殿記至元明間始稱大成殿及
嘉靖間復稱爲廟自後悉稱先師廟然考顯慶間長孫無
忌等言禮釋奠於其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
毛公書有伏生又禮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氏註若周公
孔子也故貞觀以夫子爲先聖衆儒爲先師開元禮亦然
以顏子等七十二賢爲先師孔子廟木主雖稱至聖而廟
額但稱先師此於禮經之意未符後之人猶有可議者也

祇平居士集卷五終

歷城門人彭雲鶴訂

26.00
6



深谷

24063 川